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卷十九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陳化龍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施光輅

謄録監生臣馮萬程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卷九

壬寅 僖王三年

十有五年 齊桓七年晉緡二十六年衛惠二十一年蔡哀十六年鄭厲二十二年曹莊二十三年陳宣十四年杞共二年宋桓三年秦武十九年楚文十一年

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

左傳 春復會焉齊始伯也

穀梁 復同會也

集說 杜氏預曰陳國小每盟會皆在衛下齊桓始伯楚亦始強陳介於二大國而爲三恪故齊桓自

此年進之以在衛上遂終於春秋　楊氏士勛曰重發傳者諸侯至此方信齊桓故更發之也　許氏翰曰十三年十四年會至是又會三合諸侯而不盟以示重慎是以盟則衆信莫敢渝也　呂氏祖謙曰莊九年齊桓公自莒入齊十五年始伯鄉者說左傳須分三節看五伯未興以前是一節五伯迭興之際是一節五伯既衰之後是一節五伯桓公爲盛則桓公之有大功於天下固可知也然看得桓公之有大功又須看得他有可憾者當王綱解紐國自爲政彊者凌弱衆者暴寡當時之人思大國之正已如褰裳之詩此時得桓公出來總集天下之勢整頓天下之事豈非有大功於當世然所謂猶有可憾者蓋五伯未出先王之遺風餘澤天下之人猶有可見者伯主一出則天下之人見伯者之功無復見先王之澤矣

張氏洽曰傳以爲齊桓始伯蓋指諸侯始定而言然魯未信服而自是之後宋人猶或主兵衛鄭未免復

叛蓋齊之伯業駸駸向定而諸侯之心猶未一也汪氏克寬曰是後惟召陵侵楚陳序衛下蓋陳在喪稱子故也

案齊先於宋左氏謂齊始伯也劉氏敞駁之以爲齊桓之伯當自十六年盟幽始不知鄄之會伯之始也幽之盟伯之成也張氏洽之說於情事爲近

夏夫人姜氏如齊

穀梁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禮也

集說孫氏復曰齊侯既死文姜不安於魯故如齊孫氏覺曰姜氏但歸寧爾然經書之與齊襄之事等者蓋婦人以夫家爲歸一適其夫則終身不返父母殁雖兄弟不往所以預爲之嫌而防逆亂之將

萌也齊桓雖無齊襄之事蓋非禮之迹同也姜氏之惡不可勝誅矣然為齊桓者不得無罪　蘇氏轍曰禮夫人父母在則歸寧歿則使大夫歸寧兄弟文姜之於齊桓兄弟也親行非禮也　許氏翰曰鄄之再會魯尚未從桓公未能比近無以示遠務求合於魯是以受文姜以昭親親而齊魯之交卒合然而禮防一失夫人復啓越境之恣遂成如莒之姦　張氏洽曰文姜不如齊八年矣至此復如齊桓公欲求魯好以定伯業而不之拒也文姜播惡於襄公之世桓公絶之義也以欲求魯之故而不鑒覆車之轍豈未聞行一不義雖得天下不為之法乎春秋特書以累桓也　張氏溥曰宗國魯為大王者之後宋為大齊不得宋魯伯必不成再會鄄齊宋合矣魯於齊北杏不至盟柯則平矣十四年伐宋會鄄僅使單伯公不親至十五年鄄之會魯無人焉桓知魯君臣尚未協也姜氏如齊而後同盟于幽齊魯之讎始於淫人其交

之合亦以淫人春秋無暇責魯莊且以累齊桓矣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郳郳公作兒

左傳 諸侯爲宋伐郳

胡傳 伯者之先諸侯專征也非伯者而先諸侯主兵也

集說 杜氏預曰郳附庸屬宋而叛故齊桓爲之伐郳范氏甯曰宋主兵故序齊上也班序上下以國大小爲次征伐則以主兵爲先春秋之常也 劉氏敞曰宋序齊上何主兵者也又曰諸侯之相伐則必推主兵者上之是以宋先序 趙氏鵬飛曰郳叛宋而宋伐之連齊人者脅伯主之命也郳者邾之所自出懼其叛而入於邾也故同邾人伐之 汪氏克寬曰石氏謂郳有二郳黎來乃小邾國三國伐郳乃

宋之附庸今考伐郳而後經不書郳惟書小邾城成周之役經書小邾人而宋仲幾曰郳吾役也昭二十年傳稱郳申杜氏云小邾穆公子必有所據則郳爲小邾明矣

案郳之役宋實主兵故齊序宋下伐鄭伐徐亦同胡傳謂二十七年盟幽然後成伯則三十二年梁丘之遇宋先於齊亦將疑齊未成伯耶

鄭人侵宋

左傳 鄭人間之而侵宋

胡傳 侵伐之義三傳不同左氏曰有鐘鼓曰伐無鐘鼓曰侵先儒或非其說以爲聲罪致討曰伐無名行師曰侵未有以易之者也然考五經皆稱侵伐在易謙之六五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書之泰誓曰

我武維揚侵于之疆詩之皇矣曰依其在京侵自阮疆周官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而曰賊賢害民則伐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而以爲無名行師可乎然則或曰侵或曰伐何也聲罪致討曰伐潛師掠境曰侵聲罪者鳴鐘擊鼓整衆而行兵法所謂正也潛師者銜枚臥鼓出人不意兵法所謂奇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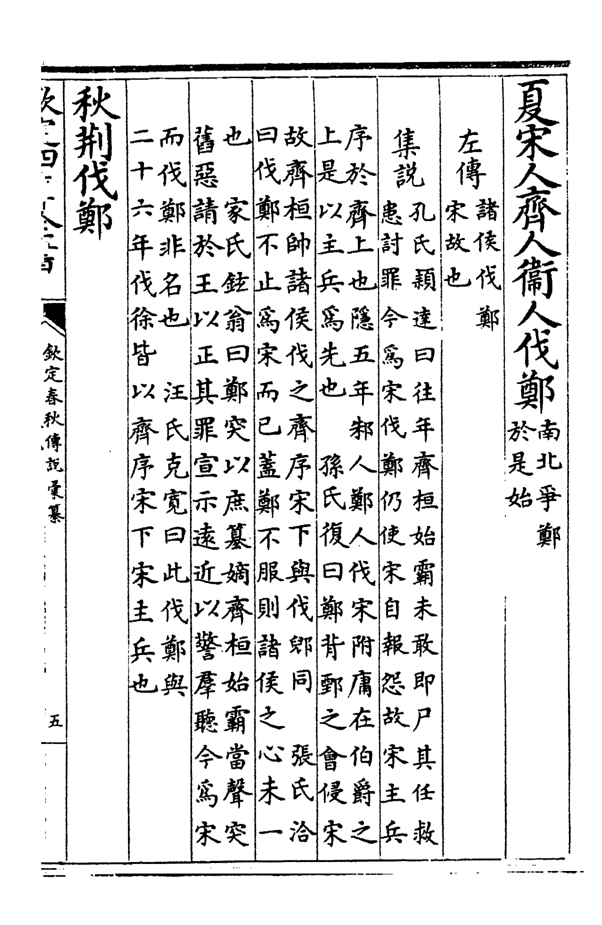
集說 鄭氏康成曰伐者兵入其境侵者加兵其境而已 陳氏傅良曰據左氏說則齊侯侵蔡晉侯侵楚皆用大師而總數國若無鐘鼓何以行師則左氏之例非矣公羊曰觕者曰侵精者曰伐以謂深者爲精淺者爲觕前後有侵師至破其國伐師不深者頗多則公羊之例又非矣穀梁云苞人民毆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齊桓伐楚不戰而服無壞宮室伐樹木之事又豈二百四十二年行師悉皆如此暴亂乎則知穀梁亦非也 張氏洽曰閒諸侯伐鄭而侵宋不誠於服齊而背二鄭之會鄭之反覆於齊

楚之間蓋始於此　黄氏震曰郳叛宋故齊為宋伐郳鄭以宋舊怨間之故反侵宋是背齊盟也故明年宋齊衛伐鄭鄭突處櫟者二十年一旦得志遽興修怨之師猶未知世有伯主也　汪氏克寛曰侵伐二字必皆當時行師之名其義之是非繫乎事之得失不以是為襃貶也然有當書伐而書侵當書侵而書伐者春秋之變例也

冬十月

癸卯僖王四年十有六年齊桓八年晉緡二十七年武公稱三十八年衛惠二十二年蔡哀十七年鄭厲二十三年曹莊二十四年陳宣十五年杞共三年宋桓四年秦武二十年楚文十二年

春王正月



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南北爭鄭於是始

左傳　諸侯伐鄭宋故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往年齊桓始霸未敢即尸其任救患討罪令爲宋伐鄭仍使宋自報怨故宋主兵序於齊上也隱五年邾人鄭人伐宋附庸在伯爵之上是以主兵爲先也　孫氏復曰鄭背鄄之會侵宋故齊桓帥諸侯伐之齊序宋下與伐郳同　張氏洽曰伐鄭不止爲宋而已蓋鄭不服則諸侯之心未一也　家氏鉉翁曰鄭突以庶篡嫡齊桓始霸當聲突舊惡請於王以正其罪宣示遠近以警羣聽今爲宋而伐鄭非名也　汪氏克寬曰此伐鄭與二十六年伐徐皆以齊序宋下宋主兵也

秋荆伐鄭

左傳 鄭伯自櫟入緩告於楚秋楚伐鄭及櫟爲不禮故也

集說 王氏葆曰齊方圖霸楚亦浸强北侵不已陳蔡鄭許適當其衝鄭之要害尤在所先故鄭者齊楚必爭之地也 張氏洽曰自桓二年鄭已懼楚而會鄧至此三十餘年而後受兵楚之威不輕用蓋如此 趙氏鵬飛曰楚十四年入蔡十六年伐鄭齊桓公雖患之力未能制也 李氏廉曰鄭桓始寄帑於虢鄶得十邑而國之前華後渭左洛右濟主芣騩而食溱洧實春秋要領之國而南北之樞紐也故楚禍及鄭始此而終春秋爲霸主之輕重焉又曰經書荆伐鄭二始此年楚人伐鄭四始僖元年書楚子伐鄭五始宣四年書大夫伐鄭四始成六年楚會諸侯伐鄭二始襄二十四年

附録左傳 鄭伯治與於雍糾之亂者九月殺公子閼刖强鉏公父定叔出奔衛三年而復之曰

不可使共叔無後於鄭使以十月入曰良月也就盈數焉君子謂强鉏不能衛其足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公作公會許男下公穀有曹伯　滑杜注滑國河南緱氏縣今河南開封府偃師縣南二十里有緱氏故城古滑國也　幽杜注宋地當在今河南歸德府考城縣境

左傳冬同盟于幽鄭成也

公羊同盟者何同欲也

穀梁同者有同也同尊周也

胡傳會者公也不書公諱也其諱公何也程氏曰齊桓始霸仗義以盟而魯首叛盟故諱不稱公惡

失信也其曰同盟何也程氏曰上無明王下無方伯列國交爭桓公始霸天下與之故書同盟志同欲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故聖人以信易食荅子貢之問君子以信易生重桓王之失春秋之諱公與是盟也豈不以信之重於生與食乎先儒或以爲不書公者諱與讎盟誤矣果以桓爲讎而諱與盟者曷不於柯之盟諱之也

集說 何氏休曰同心欲盟也同心爲善善必成同心爲惡惡必成故重而言同盟也　杜氏預曰書會魯會之也言同盟服異也　孔氏穎達曰嘗同盟而異乃稱服異未嘗同盟則不爲服異故盟不稱同也僖二年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定四年公及諸侯盟于皋鼬二盟並不稱同皆爲未嘗同盟非服異故不稱同也應稱同而不稱同者僖五年首止之盟鄭伯逃歸七年盟于甯母鄭伯使子華聽命於會

而不稱同者鄭未服也八年盟于洮鄭伯乞盟而不稱同者鄭伯未列於會也文十五年夏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其冬諸侯盟于扈不稱同者蔡已先服也宣十二年同盟于清丘十七年同盟于斷道成九年同盟于蒲十五年同盟于戚十七年同盟于柯陵十八年同盟于虛朾此六盟皆非服異稱同盟者清丘斷道與蒲於時諸侯已有二心同心討貳故稱同盟戚與虛朾同心疾惡故稱同盟柯陵之盟鄭人不服欲令諸侯同心伐鄭 故稱同盟猶襄十八年諸侯同心疾齊稱同圍齊也 趙氏匡曰穀梁云不言公外內寮一疑之也寮莊公與齊襄往來未嘗有阻豈於桓公更有疑哉此直夫子定貶責之旨何闕內外寮也 陸氏淳曰淳聞於師曰會公會也不書公爲公諱也 桓之霸諸侯服之矣不從之則社稷危矣故不書公爲公諱此與及齊高傒晉處父盟不書公義同 陳氏岳曰凡空書會其侯是公自會也諸侯

皆序非微者明矣　蘇氏轍曰盟未有不同者也此其曰同盟何也有不同者服也於是鄭始聽命　陳氏傅良曰盟未有言同者於是言同盟以齊桓之初主盟也夫主盟者舉天下而聽於一邦也王者不作舉天下而聽於一邦古未之有也　薛氏季宣曰許男何以先乎曹滑大也非禮班之序也桓公倡霸而亂周班之序非長諸侯之道也　吳氏澂曰齊自北杏以後屢合諸侯有會無盟者諸侯之心未一也至此而鄭服始合九國之君而爲此盟此桓公糾合諸侯一匡天下之始　李氏廉曰胡氏有二例有諸侯同欲而稱同者有惡其反覆而稱同者除于蒲亳城北惡其反覆外其餘皆可入同欲之例矣穀梁有二例曰同尊周也同外楚也除二幽爲尊周外其餘皆可入外楚之例矣但不可以同欲爲皆美故二幽馬陵于戚雞澤雖可襃而清丘斷道蟲牢亦書同新城虛朾于戲雖無貶而重丘平丘亦書同要之皆有通

處當參考爲是劉氏以同盟爲殷同之盟同盟之禮見於覲禮爲壇祀方明方伯臨之桓非受命之伯假同盟之禮率諸侯以尊天子蓋自是始伯也亦是一說　汪氏克寬曰同盟之義論者不同然皆不出於公羊之說杜預言服異蓋以左氏于幽之盟一則曰鄭成一則曰陳鄭服于新城曰從于楚者服于蟲牢于戲曰鄭服也于馬陵曰且莒服故也于雞澤曰晉爲鄭服故合諸侯于重丘平丘曰齊成曰齊服也推是論之則清丘斷道之討貳于蒲以諸侯之貳皆所以服異于戚則鄭伯聽成而鄭已服柯陵亳北伐鄭而同盟則鄭服可知虛朾則悼公初立而諸侯新服也是則因服異而言同盟也穀梁於二幽之盟皆曰同尊周于新城斷道雞澤平丘皆曰同外楚齊桓初霸直取同尊周而已晉伯十有四盟皆爲外楚新城發傳著其始平丘發傳著其終斷道雞澤舉上下以包其餘也文定以諸侯同欲而書同又以惡其反覆

而書同二幽新城清丘斷道皆云同欲馬陵云同病楚柯陵雞澤平丘云同惧楚皆同欲也以例推之于戚同欲討曹虛朾同欲救宋也于蒲罪其失信而尋盟亳北惡其既同而又叛皆惡其反覆而書同者也以例推之于戲亦既同而又叛也蟲牢惡其皆不臣重丘惡其受賂而不討賊何休所謂同心為惡惡必成者也穀梁云尊周外楚即所謂同心為善善必成者也惡其反覆而書同謂其既同而復異也杜預言服異謂其昔異而今同也愚故謂論者不同皆不出於公羊同欲之說也若夫劉原父引殷見曰同謂設方明如方岳之盟故書同然襄九年楚公子罷戎與鄭人同盟于中分昭十九年鄭人郳人徐人會宋公同盟于蟲豈亦能設方明而用殷同之禮乎　齊氏履謙曰經書同盟者十有六幽幽新城清丘斷道蟲牢馬陵蒲戚柯陵虛朾雞澤戲亳城北重丘平丘其載辭若曰同救災患同恤禍亂同獎王室同討不服

皆天下之辭所謂公言之也其不書同者若垂隴若澶淵若祝柯若溴梁若皋鼬或以復讎或以平怨或專自大夫或志在黷貨或宋楚主盟或兩國特相盟或侯伯不與盟皆一國之辭所謂私言之也亦有天下之辭公言之而不書同者首止甯母洮葵丘牡丘踐土翟泉七盟是也七盟皆桓文之盛而春秋不書同又有以見天下之一乎齊晉也故以十六盟視一時之不同者則同盟爲愈以七盟視他年之同盟者則不同爲盛蓋以其有不同者然後書同以別之既曰無不同矣夫又何書同之有　陳氏際泰曰桓蓋經營數十年遲遲而後取之北杏之後已伐宋矣已會鄄矣至伐郳而猶序宋下也迨同盟于幽而後入國諸侯始左提右挈推戴一人於節旄之下其時近古而其氣象幾於王者至文不然一戰而勝一戰而霸吁王風之降而爲伯桓伯之降而復爲文君子悲世變爲已亟矣

案同盟例三傳及胡傳各異汪氏克寛融會諸傳謂皆本於公羊同欲之義尤能得其要領

郳子克卒

穀梁 其曰子進之也

集說 何氏休曰小國未嘗卒而卒者為慕霸者有尊天子之心行進也　范氏甯曰附齊而尊周室王命進其爵　劉氏敞曰此郳儀父也其謂之郳子克何未成國曰郳儀父既成國曰郳子克未成國之君卒不書葬不記也　孫氏復曰郳稱爵者始得王命列為諸侯也　俞氏皋曰不日缺文也不書葬不往會也　李氏廉曰王命之說三傳皆無明文然據左氏此年冬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則天子猶有黜陟也

附録左傳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晉武公伐夷執夷詭諸蔿國請而免之既而弗報故子國作亂謂晉人曰與我伐夷而取其地遂以晉師伐夷殺夷詭諸周公忌父出奔虢惠王立而復之

夷采地名杜注

十有七年甲辰僖王五年齊桓九年晉武三十九年衛惠二十三年蔡哀十八年鄭厲二十四年曹莊二十五年陳宣十六年杞共四年宋桓五年秦德公元年楚文十三年

春齊人執鄭詹詹公作瞻下同

左傳鄭不朝也

胡傳書齊人執詹惡齊之辭也鄭既侵宋又不朝齊詹為執政蓋用事之臣也其見執宜矣而以惡齊齊何也以責人之心責已則盡道以愛已之心愛人則盡仁此春秋待齊之意也

集說杜氏預曰詹為鄭執政大臣詣齊見執　孔氏穎達曰僖七年傳曰鄭有叔詹堵叔師叔　先言詹是詹最貴也且傳稱鄭不朝也以君不朝而詹被執明詹是執政大臣為不道君使朝故執之也若詹不至齊則無由被執知是詣齊見執蓋聘齊也　趙氏匡曰公穀皆云詹鄭之微者書甚佞也言微者　不當書特為佞書諸見執者豈無罪乎何獨特書此佞　孫氏復曰稱人以執惡桓也詹不氏未命也　桓十二月與鄭伯同盟于幽而春執鄭詹安用同盟不稱行人者會未歸而見執也不言以歸者秋鄭詹自齊逃來以歸可知也　劉氏敞曰鄭詹者何鄭大夫也執者曷為或稱行人或不稱行人稱行人者執之以

其所爲使者也不稱行人者執之不以其所爲使及非行人者也又曰公羊云書甚佞也棄春秋未有微者而得書於經若詹爲大夫而未命又何以別乎又曰穀梁曰人者衆辭也以人執與之辭也非也宋人執鄭祭仲郲人執鄫子亦可謂與之乎又曰鄭詹鄭之卑者卑者不志此其志何也以其逃來志之也亦非也紀履緰鄭宛之類亦同氏國豈卑者則不志乎

蘇氏轍曰詹不氏未賜族也　許氏翰曰宋大鄭小齊桓蓋德宋而感鄭文王之興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而桓反之是以爲伯道也至於宋襄執鄫之虐則桓不爲矣　張氏洽曰詹不氏與柔溺同桓執鄭詹討鄭不朝之罪當書齊侯而稱人以非伯討貶也諸侯不服不能修德以來之而執其大夫則小國之從齊皆出於力不贍而非有心悅誠服之意爲可見矣　李氏廉曰鄭詹說左氏是公穀皆以詹爲佞人此無據之言杜氏以稱人爲貶之穀梁又以稱人

爲與齊皆非公羊又以爲魯信用詹計取齊淫女丹楹刻桷卒爲後敗故甚其受佞其說出緯文謬妄不取

案鄭詹之執公穀據緯書以爲佞人固不可用矣左氏以爲不朝杜氏注謂詣齊見執夫人同盟未逾月又使大臣如齊乃遽責其不朝無乃苛乎孫氏復謂盟未歸而見執以陳轅濤塗例之情事亦合故主左傳而孫氏亦附見焉

夏齊人殲于遂殲子廉反公作瀸

左傳夏遂因氏頒氏工婁氏須遂氏饗齊戍醉而殺之齊人殲焉

公羊瀸者何瀸積也衆殺戍者也

穀梁殲者盡也然則何爲不言遂人盡齊人也無遂之辭也無遂則何爲言遂其猶存遂也存遂奈何曰齊人滅遂使人戍之遂之因氏飲戍者酒而殺之齊人殲焉

胡傳殲盡也齊滅遂使人戍之遂之餘民飲戍者酒而殺之也齊人殲焉春秋書此者見齊人滅遂恃強陵弱非伐罪弔民之師遂人書滅乃亡國之善辭上下之同力也夫以亡國餘民能殲強齊之戍則申胥一身可以存楚楚雖三户可以亡秦固有是理足爲強而不義之戒而弱者亦可省身而自立矣

集說何氏休曰稱人者衆辭也不書戍將帥者封内之兵故不書　杜氏預曰齊人戍遂遂人討而盡殺之故以自盡爲文　陸氏淳曰啖子曰殲者自殲之義也不言遂人殲之言齊人自取其殲也所以譏齊而不罪遂人也　孫氏復曰齊人殲于遂自殲也鄭棄其師自棄也　劉氏敞曰殲者何盡也此遂

人盡齊人也其曰齊人殲于遂何弗與也墟人之國殺人之君私人之土制人之衆彊不義之至也力多矣非有能盡齊者也齊自盡也又曰穀梁曰此謂狎敵也非也滅人之國使兵戍之齊則無道矣令齊不狎滅人國不戍人地安取此禍乎穀梁譏其狎敵似惡齊人滅遂未盡戍遂未密不顧遂不可滅地不可戍也　蘇氏轍曰春秋之書敗亡其自取者三齊人殲于遂梁亡王師敗績于茅戎以寫其所以自處者固敗亡之道而非敵之罪　許氏翰曰齊師滅譚譚子奔莒著其君不詘也齊人滅遂齊人殲于遂著其民不歸也孟子謂伯者以力服人非心服也力不贍也荀子謂桓公詐邾襲莒并國三十五則所滅蓋不盡書書滅譚滅遂上下一見之也　張氏洽曰絕滅社稷以及其君慮其民之思舊主而以兵力強制之不知彼心不服吾力稍怠必有出於意料之外者蓋王者之道貴於興滅繼絕而齊之滅遂不止於殺一不

幸而已故聖人於此不言遂人殲齊戍而書其自殲所以伸遂人復讎之志而著桓公不仁以至於自殲其衆也　家氏鉉翁曰遂之遺民鼓其餘勇猶足以殄滅齊戍春秋特爲之書義之也　吳氏澂曰齊桓伯事方興而以強大吞小弱滅遂而慮遂之遺民不服故遣齊之民戍守其地以無罪滅遂固已失遂人之心矣而齊之戍者或又陵蔑其舊民故遂人憤怒而盡殺之　汪氏克寬曰穀梁謂無遂而存遂乃春秋存亡繼絶之意亦猶紀已滅而書紀叔姬卒葬紀叔姬存紀也陳已滅而書葬陳哀公書陳災存陳也案左穀作殲蓋盡殺之也公羊作瀸何氏休以爲積死非一徐氏彦謂相瀸汙而死皆言其死之多也字

雖異而義實相近

秋鄭詹自齊逃來

穀梁 逃義曰逃

胡傳 逃者匹夫之事詹之見執若其有罪雖死可也儻曰無罪苟見免焉請從惠於會使諸侯聞之則不辱君命矣不能以理自明也而反效匹夫之行遁逃苟免越在他國不亦賤乎特書曰逃以著其幸免而不知命之罪也齊桓始伯同盟于幽而魯首叛盟受其逋逃虧信義矣書自齊逃來又以罪魯也

集說 杜氏預曰詹不能伏節守死以解國患而遁逃苟免書逃以賤之言與匹夫逃竄無異 陸氏淳曰凡言逃者皆謂義當留而竊去也 劉氏敞曰何以書逃責詹之辭也詹自以為有罪耶雖死之可矣自以為無罪耶尚何逃之有詹恐其無罪見殺逃而苟免則是不知命也 陳氏傅良曰外逃不書逃來則書之書逃來譏與之接也苟不接雖莒僕來奔宣公命與之邑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則不書苟接

之矣介葛盧來僖公在會饋之芻米則書　張氏洽曰執列國大夫踰歷三時不令其服罪而去防閑弛慢國因亡逸齊之罪也竊身逃竄同於苟免之匹夫無大夫之行失節辱國詹之罪也爲逋逃主以取伐於伯主魯之罪也　李氏廉曰逃例三此年及僖五年鄭伯逃歸不盟　襄七年陳侯逃歸也君臣同辭皆匹夫之事也然宣十七年高固逃歸不書襄十六高厚逃歸不書則春秋不以逃義罪二子也　汪氏克寬曰左傳僖七年稱鄭有叔詹爲政則詹雖逃奔魯蓋不久而歸鄭矣　邵氏寶曰穀梁子曰逃義曰逃詹之義何在死以立節生以待理　張氏溥曰詹逃於魯而魯納之桓自是治魯而不治鄭是詹實嫁禍於魯也

冬多麋

公羊　何以書記異也

胡傳　麋魯所有也多則爲異以其又害稼也故書此亦禹放龍蛇周公遠犀象之意也害稼則及人矣

集說　何氏休曰言多者以多爲異也　范氏甯曰京房易傳曰廢正作淫爲火不明則國多麋　劉氏敞曰記異也何異爾爲災也　孫氏覺曰以有爲災則書有有蜚是也以無爲異則書無無冰是也麋者常有之物惟其多則書之　高氏閌曰聖人於災之中常各爲之辨麋書多者以多爲災也蜚蜮書有者以有爲災不繫多少也麋則常少以多爲災不繫於有也螟螽之書不以其有不以其多但爲災則書之

案經書多麋或以爲記災或以爲記異劉氏敞兼用之陸氏佃謂陰慼所感惡氣之應則當以記異爲尤

正

乙巳惠王元年十有八年齊桓十年晉獻公詭諸元年衛惠二十四年蔡哀十九年鄭厲二十五年曹莊二十六年陳宣十七年杞共五年宋桓六年秦德二年楚文十四年

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集說 孫氏復曰不言朔不言日日朔俱失之也劉氏敞曰穀梁曰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非也春秋闕疑據見而録何以知其夜食而書乎假令日始出其虧傷之處未復者是即朔日食矣如不見其虧傷云夜食可也見其虧傷是驗其食非朔日食何也又云王者朝日諸侯朝朔尋穀梁此意似云王者朝日故日之始出而有食者得見之也案禮記天子朝日于東門之外聽朔于南門之外南門之外者謂明堂位也

然則天子每朔先朝日而後聽朔諸侯每月先視朔而後朝廟乎穀梁之言以述朝日則是以解夜食則非

案合朔在夜則日食地中故有夜食之說然必謂朝日而知其食則未可據也蓋既見其虧傷之處則時刻可稽其爲朔日無疑若或食於亥子之交則日未出而明復何從見其虧傷之處故專取劉氏敞說而穀梁不錄

附錄左傳 春虢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皆賜玉五穀馬三匹非禮也王命諸侯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不以禮假人 虢公晉侯鄭伯使原莊公逆王后於陳陳嬀歸於京師實惠后

夏公追戎于濟西

左傳 不言其來諱之也

胡傳 此未有言侵伐者而書追戎是不覺其來已去而追之也言爲國無武備啓戎心而不知警危道也春秋之意其必未雨而徹桑土閒暇而明政刑

集說 杜氏預曰戎來侵魯魯人不知去乃追之啖氏助曰追者寇已去而躡之也又曰去社稷遠追戎危公 孫氏復曰案僖二十六年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于酅弗及先言侵而後言追此不言侵伐者明不覺其來已去而追之也書者譏內無戎備 劉氏敞曰公羊以爲大其未至而豫禦之也非也若未至而禦何得謂之追乎此不待攻而自破者又曰穀梁曰其不言戎之伐我何也以公之追之不使戎邇於我也非也戎若不來公則無追令以戎來故得追之先言戎伐後言追戎何害乎又曰于濟西

者大之也亦非也既不言戎之來又不言濟西則當但云公追戎矣未知追之於何所邪　蘇氏轍曰不言戎之侵何也未及侵而追之追之而去兵未嘗交也　高氏閌曰敵勝而去則不可追追者敵之敗者也敵緩而去則不必追追者敵之奔者也先王之法從緩不及逐奔不遠逐奔不遠則難誘從緩不及則難陷故敵知畏而適斯止矣弗追也　吳氏澂曰戎即隱桓與之盟者戎入魯境魯將禦之　而戎遄退故魯莊以兵遠追之　汪氏克寬曰春秋書追者二追戎濟西譏其在境而不能預備也追齊師至酅譏其出境而弗敢及之也夫既不克預修戎備遏於未來至於戎至境內又不克隨時應變命將出師以勝敵及其已退乃輕千乘之貴躡其後而逐之何足取哉

張氏溥曰公追戎于濟西左氏諱之公穀張大之胡氏危之義各不同然無備啓戎立說足以爲戒云

案左氏以爲諱之葢諱其無備也意與胡傳同若公穀大之之説則非矣劉氏敝駁之甚明

秋有蜮（蜮又作蟚音或）

左傳　爲災也

公羊　何以書記異也

穀梁　一有一亡曰有蜮射人者也

胡傳　蜮魯所無也故以有書夫以含沙射人其爲物至微矣魯人察之以聞於朝魯史異之以書於策何也山陰陸佃曰蜮陰物也麋亦陰物也是時莊公上不能防閑其母下不能正其身陽淑消而陰慝長矣此惡氣之應其説是也然則簫韶作而鳳凰來儀春秋成而麟出於野何足怪乎春秋書物象之應

欲人主之
慎所感也

集說何氏休曰言有者以有爲異也　杜氏預曰蜮短狐也含沙射人本草謂之射工　范氏甯曰京房易傳曰忠臣進善君不識厥咎國生蜮　孔氏穎達曰穀梁傳曰蜮射人者也洪範五行傳曰蜮如鼈三足生於南越淫女惑亂之氣所生也陸璣毛詩義疏云蜮短狐也一名射景如鼈三足在江淮水中人在岸上景見水中投人景則殺之故曰射景或謂含沙射人入皮肌其瘡如疥　徐氏彦曰謂魯先無蜮今乃有之案昭二十五年經書有鸜鵒來巢今此不書來者亂氣所生不從外來故也　楊氏士勛曰舊解一有南越所生是也一亡魯國無是也今以爲一有一亡曰有有者謂或有有時或有無時言不常也故書曰有若螟螽之類是常有之物不言有也上十七年云多麋者魯之常獸是歲偏多故書多也螟螽

不言多者螟螽是細微之物不可以數言之故不言多也又每年常有不得言有也所以異於蜚蜮與麋也　張氏洽曰麋者迷也蜮者惑也是時文姜爲亂於閨門之内其遺毒餘患至哀姜卒再成篡弑之禍物類之感天之示人顯矣　李氏廉曰記異書有三此年有蜮莊二十九年有蜚　昭二十五年有鸜鵒來巢　汪氏克寬曰春秋書螟螽蝝生志蟲之害稼者也書多麋有蜮有蜚有鸜鵒來巢志物之爲異者也蟲之害稼苟有蓄積以賑飢民則不爲災物之異常苟能修德以消天變則不爲異人爲不善以致天變又不知警省而改過遷善以消悔怒則禍患之來弗能救矣或謂蜮字以古隸較之作蟘即蠈也食苗葉者竊疑　春秋書螽螟皆不言有此書有蜮則爲異而非蠈矣　張氏溥曰鄭詹逃於魯魯信其計取齊淫女春秋說文有之不見他傳何休據以說經云多麋有蜮皆爲魯惑詹也鑿矣

冬十月

附録左傳 初楚武王克權使鬬緡尹之以叛圍而殺之遷權於那處使閻敖尹之及文王即位與巴人伐申而驚其師巴人叛楚而伐那處取之遂門於楚閻敖游涌而逸楚子殺之其族爲亂冬巴人因之以伐楚

權杜注國名南郡當陽縣東南有權城水經注沔水東會權口南流逕權城北古之權國也今屬湖廣安陸府　那處杜注楚地南郡編縣東南有那口城今在安陸府荆門州東南

丙午 惠王二年 十有九年 齊桓十一年晉獻二年衛惠二十五年蔡哀二十年鄭厲二十六年曹莊二十七年陳宣十八年杞共六年宋桓七年秦宣公元年楚文十五年

春王正月

附録左傳春楚子禦之大敗於津還鬻拳弗納遂伐黄敗黄師於踖陵還及湫有疾夏六月庚申卒鬻拳葬諸夕室亦自殺也而葬於絰皇初鬻拳强諫楚子楚子弗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鬻拳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刖也楚人以爲大閽謂之大伯使其後掌之君子曰鬻拳可謂愛君矣諫以自納於刑刑猶不忘納君於善

津杜注楚地江陵縣有津鄉今在湖廣荆州府枝江縣　注踖陵杜注黄地當在今河南汝寧府光州西南境　湫杜注南郡鄀縣東南有湫城今在湖廣襄陽府宜城縣　夕室杜注地名

夏四月

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

公羊　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姪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弟也諸侯一聘九女諸侯不再娶媵不書此何以書爲其有遂事書

胡傳　媵淺事陳人微者公子往焉是以所重臨乎禮之輕者也齊侯伯主宋公王者之後盟國之大事也大夫輙與焉是以所輕當乎禮之重者也禮者不失已亦不失人失已與人寇之招也是故結書公子而曰媵陳人之婦譏其重以失已也齊宋書爵而曰遂譏其輕以失人也遂者專事之辭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則專之可也謂本有此命得以便宜從事特不受專對之辭爾若違命行私雖有利國家安社稷之功使者當以矯制請罪有司當以擅命論刑何者終不可以一時之利

亂萬世之法是春秋之旨也

集說何氏休曰公子結出竟遭齊宋欲深謀伐魯故專矯君命而與之盟　杜氏預曰結在鄄聞齊宋有會權事之宜去其本職遂與二君爲盟故備書之本非魯公意而又失媵陳之好故冬各來伐　趙氏匡曰大夫特盟公侯非禮也　孫氏復曰媵書者爲遂事起也結矯命專盟故曰遂以惡之案僖三十年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襄二年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孔子皆譏之何獨與公子結也若以書至鄄爲出境乃得專之則公子遂自京師如晉仲孫蔑會晉荀罃自戚城虎牢豈非出境也哉況秋與齊侯宋公盟而冬齊人宋人陳人加兵於魯非所謂可以安社稷利國家也陳稱人者媵不當書故畧言之也　劉氏敞曰公羊以謂媵者諸侯娶一國則

二國往媵之陳人者陳侯也非也云公子結以妾媵歸陳侯之婦則文理不成又無故貶損陳侯使從人稱非正名之義蓋媵者送女也陳人者陳大夫也不煩說矣又曰穀梁曰媵淺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辟要盟也非也魯誠欲自託於大國者豈敢以媵婦之名而遣使者以取戾於霸主哉使者銜媵婦之命而遂要大國之盟是乃要盟矣何謂辟要盟乎 杜氏諤曰諸侯專相為盟猶曰不可況以大夫不奉君命而專之乎故明書以示譏 孫氏覺曰公子結於此書之後遂不復見陸淳以謂有遂事之美故特書之然公子結遂盟而名寇不可謂賢也或以為貶之故不書卒然春秋之間惡有甚於公子結遂事而書卒者矣 程子曰鄄之巨室嫁女於陳人結以其庶女媵之因與齊宋盟挈之以往結好大國所以安國息民乃以私事之小取怒大國故深罪之書其為媵而往盟為遂事 呂氏本中曰使結既盟而齊宋不來

伐猶當以擅命之罪加之況無益而有害乎　薛氏季宣曰正卿送媵禮之過也遂盟非其事也　張氏洽曰是時莊公昏懦文姜制國政事不修君命不重故結以私家之鄙事參會霸之大命先私後公而無所畏興戎致討而莊公不誅國之無政莫大於此書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如臧孫辰告糴于齊以為臧孫之私行也諸家之說獨程子為得之　李氏廉曰魯大夫書遂始於此僖三十年公子遂如晉襄公十二年季孫宿遂入鄆大夫之專國有漸然盟聘而專猶可也兵事而專甚矣然胡氏釋遂字又有專事兩事生事之殊要之皆不宜遂也公羊以為善穀梁以為魯實使之皆非經旨　汪氏克寬曰前漢馮奉世矯發兵擊破莎車議封奉世蕭望之曰矯制發兵雖有功效不可為後法陳湯矯制發兵與甘延壽襲斬郅支單于軍還論功匡衡等以延壽湯擅興師矯制幸得不誅不宜復加爵土先儒謂奉世延壽湯

矯制以成功望之衛以爲不可封者春秋譏遂事之法也今考朱子綱目凡此類悉以矯制書之豈非取法春秋譏公子結之遺意乎然考之傳注說穀梁者以爲公子結之媵與盟皆出君命左傳注疏則謂魯使公子結往媵而盟非魯公意臨江張氏臨川吳氏又以盟出君命而媵乃結之私事據文定傳則二事皆非君命竊考經文不書如陳送媵而書媵陳人之婦則非奉君命而媵陳之微者矣微事不見於經書者譏其因事與齊宋盟爾若齊宋之盟出於公命當如公孫茲如牟因聘而娶經但書聘而不書娶此亦但書盟而不書媵矣

案公穀皆以爲魯女媵陳侯之婦胡傳以爲微者程子則謂鄄之巨室嫁女於陳人結以其庶女媵之據孔疏謂爲人媵者皆送至嫁女之國使之從嫡而行今經書于鄄則程子之說信矣孔疏傅會公穀之說

謂鄄爲衛地陳娶衛女結送媵向衛至鄄停女會盟果爾則當書至鄄不書于鄄矣于鄄者媵于鄄也

夫人姜氏如莒

穀梁 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

集說 杜氏預曰非父母國而往書姦 楊氏士勛曰重發傳者嫌此適異國恐别故發傳以同之

張氏洽曰爲國君之母非父母國而出入縱恣此行比於詩之所刺謂魯道有蕩齊子豈弟者抑又甚矣

莊公既無復防閑之意而執國政者無人抑又可知安得不成淫風而致篡弑之禍與 家氏鉉翁曰前此姜氏如齊齊不能討遂使肆然罔忌蕩遊及莒非惟魯之辱亦齊之辱也 吳氏澂曰夫人自齊襄弑

後八年不出因十五年又一至齊蓋假託國事以愚其昏懦之子莊公不能制故於今如莒也父母没不

得歸寧雖兄弟之國且不可往況往他國乎

附録左傳　初王姚嬖於莊王生子頹子頹有寵蔿國爲之師及惠王即位取蔿國之圃以爲囿邊伯之宮近於王宮王取之王奪子禽祝跪與詹父田而收膳夫之秩故蔿國邊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作亂因蘇氏　秋五大夫奉子頹以伐王不克出奔溫蘇子奉子頹以奔衛衛師燕師伐周冬立子頹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此見伐之始

穀梁　其曰鄙遠之也其遠之何也不以難邇我國也

胡傳　奉詞曰伐其稱人將卑師少也結方與二國盟則其來伐我何也齊桓始霸責魯不恭所謂失已與人以招寇也或以結能爲魯設免難之策爲齊宋畫講好之計身在境外而權其國家爲春秋予之

故稱公子非矣

集說何氏休曰鄙者邉垂之辭以遂事名寇故齊宋陳皆來伐我三國有辭故　孫氏覺曰公子結曰伐也西鄙魯之西境也外師至魯皆曰鄙言其邉遠也侵伐他國但言其而已不曰其鄙魯必曰鄙者蓋寇之來者不過至於邉鄙而已不能至國都也春秋之法於内言戰而不言敗言圍而不言入言侵言伐而不言其至於國都所以親之尊之而備責之也哀公八年十一年再言伐我而不言其鄙者春秋之終而聖人之微旨也　穀梁言不使難通我國此深於春秋者之說也　程子曰齊桓始霸責魯不恭其事故來伐也　許氏翰曰公之事齊後於諸侯又受鄭詹未討齊宋在鄄將以陳人伐我而結知之故權國重而與之盟示先下之以禮齊宋以公子之盟未足以結成也故卒來伐而取服焉　黄氏震曰諸家多

謂齊宋怒結抗君而來若止怒結之抗不受其預盟足矣伐我者必其素謀耳　家氏鉉翁曰是歲周有子頹之亂衛師燕師稱兵伐周立子頹天子播遷於外桓公不能討乃以三國伐魯是春秋所責也　吳氏澂曰魯之臣送己女爲媵而遂與伯主大國盟不恭也是以聲其罪而伐之陳亦以結媵其國人之婦而輕慢伯主故與齊宋同興問罪之師結不知禮而爲私爲公兩失歟好禮之不可不謹也如是　李氏廉曰經書齊伐我十四始於此莒伐我三邾伐我三吳伐我一皆書鄙穀梁說是也惟哀公之編吳伐我齊國書伐我不書鄙者胡氏各有說又曰齊之伐魯雖由公子結之不共然魯自受鄭詹而背盟幽之信已得罪於齊矣但公子結又重齊之怨爾

丁未三年惠王二十年齊桓十二年晉獻三年衛惠二十六年蔡穆侯肸元年鄭厲二十七年曹莊二

十八年陳宣十九年杞共七年宋桓八年秦宣二年楚堵敖熊囏元年

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穀梁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

胡傳書十有五年夫人姜氏如齊至是再如莒而春秋書者禮義天下之大防也其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衛女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泉水賦許穆夫人閔衛之亡思歸唁其兄而阻於義故載馳作聖人録於國風以訓後世使知男女之别自遠於禽獸也今夫人如齊以寧其父母而父母已終以寧其兄弟又義不得宗國猶爾而況如莒乎婦人從人者也夫死從子而莊公失子之道不能防閑其母禁亂之所由生故初會于禚次享于祝丘又次如齊師又次會于防于穀又次如齊又再

如莒此以舊坊為無所用而廢之者也是以至此極觀春秋所書之法則知防閑之道矣

集說　高氏閌曰春秋迹其淫亂不可勝書故於將薨復三見之要其由惡以終為萬世婦人之戒

張氏洽曰文姜比年如莒春秋詳書蓋與詩之變風相應當是時一反關雎麟趾之化而國俗於是大亂

夫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此聖人所以詳書文姜之行歟　吳氏澂曰比年書夫人往他國以姦而魯莊若罔聞知昔年猶可諉曰年未長也今年既長矣而如此其不子也甚矣　汪氏克寛曰文姜以桓三年至自齊至是蓋年六十矣淫妷之行老而彌甚比歲如莒脩書不削雖國惡不容諱也朱子綱目於武曌將殂之際屢書周以張易之為奉宸令周賜張昌宗爵鄴國公其亦春秋志姜氏如莒之遺旨歟　金氏賢曰案桓公十有八年書公與姜氏遂如齊蓋婦人既嫁不越境文姜父母已歿無歸寧之理桓公失制

義之道遂與之如齊以致夫人蹈鳥獸之行而公遭彭生之禍春秋書此以示爲夫者不可不以義制其妻也莊公元年書夫人孫于齊蓋文姜與弒義所不容雖爲君母恩難掩義故去其姜氏絶不爲親春秋書此以示爲婦者一失其正則無所容其身也其後書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享于祝丘如齊師會于防會于穀如齊再如莒則夫人淫亂之行甚矣莊公防閑之道微矣春秋書此以示爲人子者不可失閑家之道以縱母於惡也張氏溥曰莒非父母國而如者意夫人爲齊桓所絶也夫人行年六十而不知恥莊公成君二十年而不能子是可哀也

附録左傳春鄭伯和王室不克執燕仲父夏鄭伯遂以王歸王處於櫟秋王及鄭伯入於鄔遂入成周取其寶器而還冬王子頽享五大夫樂及徧舞鄭伯聞之見虢叔曰寡人聞之哀樂失時殃咎必

至令王子頽歌舞不倦樂禍也夫司寇行戮君為之不舉而況敢樂禍乎奸王之位禍孰大焉臨禍忘憂憂必及之盍納王乎號公曰寡人之願也

集說王氏錫爵曰子頽以庶孽而奸王位殃咎固所必至者奚俟哀樂失時而知之抑微此將不納

王乎

夏齊大災

公羊何以書記災也

穀梁其志以甚也

集說范氏甯曰外災不志甚謂災及人也　杜氏預曰來告以大故書天火曰災　孔氏頴達曰襄

九年三十年宋災昭九年陳災十八年宋衛陳鄭災皆不言大知此來告以大故書大也　楊氏士勛曰國曰災邑曰火其外災志者皆發傳故十一年宋大水傳曰王者之後也襄九年宋災嫌火與水異傳曰故宋也宣十六年成周宣榭災傳曰以樂器所藏目之也此書齊大災傳曰其志以甚也昭十八年宋衛陳鄭災傳曰其志以同日也其九年陳火傳曰閔陳而存之也是也　啖氏助曰公羊曰大災者何大瘠也若以大災爲大瘠　新宮災亦是新宮瘠乎災天火也大之者其災大也　劉氏敞曰其言大何大非一也宗廟廄庫盡矣此齊火災也何以書弔焉爾弔人者哀其禍而救其乏又曰公羊曰何以書及我也非也春秋豈其詳外而畧內哉　孫氏覺曰春秋之時皇極之道汩沒不敘而天下災異不可勝紀故春秋但取其著者書之惟宋齊陳鄭三數大國而已蓋舉近可以明遠記大可以知小也　張氏洽曰齊人來

告而魯往弔之故書　程氏端學曰人事不理則責見於天春秋書之使後世懼天威也懼天威則謹人事矣

秋七月

冬齊人伐戎戎穀作我

集說許氏翰曰齊桓既伯七年諸侯畧定是時始伐戎　張氏洽曰戎在徐州之域最近齊魯故先治之也　家氏鉉翁曰是時周有子頹之亂惠王出居於鄭之櫟齊桓身爲盟主坐視而不救去年伐魯今年伐戎大率皆逐利而自私於王室何有　汪氏克寛曰穀梁傳作伐我蓋誤也經書外伐我十有九皆書四鄙惟哀八年吳兵至城下十一年齊師伐我戰于郊兩書伐我此言齊人則將卑師少安能深入

乎當從二傳作伐戎　卓氏爾康曰齊桓霸圖有漸整頓家門先爲營窟魯宋譚遂郳戎最爲相近譚遂小國則滅之以廣土宋魯大國則親之以連交戎未可遽滅則伐以刼之經營布置爲根本計故是時殺子頽納天王寧周室　寧讓鄭伯爲之而置不一問齊桓自謀立國固如此　張氏溥曰戎在魯西西南魯之患也齊伐戎爲魯也追戎濟西者公之威爲魯伐戎者齊之德

案戎近齊而爲魯患齊桓伐之所以親魯也家氏鉉翁謂周有子頽之亂而坐視不救洵爲正論若程氏端學責其不告王而專伐則諸侯專伐者多矣何以獨責桓乎

戊申　惠王四年

二十有一年

齊桓十三年　晉獻四年　衛惠二十七年　蔡穆二年　鄭厲二十八年　曹莊二十九年　陳宣二十年　杞共八年　宋桓九年　秦宣三年　楚堵敖二年

春王正月

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左傳二十一年春胥命於弭夏同伐王城鄭伯將王自圉門入虢叔自北門入殺王子頽及五大夫鄭伯享王於闕西辟樂備王與之武公之畧自虎牢以東原伯曰鄭伯效尤其亦將有咎五月鄭厲公卒弭杜注鄭地當在今河南開封府禹州密縣境虎牢杜注河南成皋縣也今河南開封府鄭州汜水縣西有虎牢城

胡傳杜預稱莊公四年鄭伯遇于垂者乃子儀也而以為厲公者案春秋突歸于鄭之後其出奔蔡入于櫟皆以名書猶繫於爵雖簒而實簒不没其實也忽雖世子其出奔猶不得稱子其復

歸猶不得稱伯以其實不能君也而況子儀雖秉間得立其爲君微矣豈敢輕去國都與諸侯會於外乎故知遇于垂者乃厲公也其始終書爵不沒其實也亦可以爲居正而不能保者之戒矣

集說高氏閌曰高渠彌弑昭公立子亹齊人殺亹祭仲立子儀春秋皆沒而不書以突爲鄭伯故也

張氏洽曰突莊公之孽子莊公既沒奪忽之位中間雖爲祭仲所逐旋入于櫟卒取鄭國故不復著忽亹儀之在位以其不能君也論者以爲突始終能君夫篡弑竊國之人而春秋終始君之且復記其卒於位所以著小人肆志亂賊得終王法不行而世之所由亂也　家氏鉉翁曰自鄭突之入于櫟春秋蓋絕之矣及周惠王以子頹之亂出居于櫟諸侯勤王者獨鄭與虢爾厲公雖有篡國之罪亦有勤王之功是以春秋於其卒與葬而復錄之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穀梁婦人弗目也

集說范氏甯曰鄭嗣曰弗目謂不目言其地也婦人無外事居有常所故薨不書地僖元年傳曰夫人薨不地此言弗目蓋互辭爾江熙曰文姜有弑公之逆而弗目其地弗目謂不題目文姜薨所也一曰弗目其罪

杜氏預曰薨寢祔姑赴於諸侯故具小君禮書之

張氏洽曰文姜之行惡矣而卒以國君之母寵榮終身一用小君之禮此魯之禍所以未艾必至於莊公之終兩君弑哀姜慶父誅而後魯亂始息也

案穀梁弗目之說鄭嗣與江熙各不同而其實一也蓋夫人薨例不書地今文姜不書地亦與常例無異

則不目其地即不目其罪也

附録左傳王廵虢守虢公為王宫於玤王與之酒泉鄭伯之享王也王以后之鞶鑑予之虢公請器王予之爵鄭伯由是始惡於王冬王歸自虢

玤杜注虢地在今河南河南府澠池縣界酒泉杜注周邑今陜西西安府同州有甘泉出匱谷中造酒尤美名酒泉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集說杜氏預曰八月乃葬緩　王氏葆曰據左氏鄭伯有納惠王之功勲在王室然不免謚為厲者其始以賂而簒立中以虐而出奔周室雖衰公議尚在臣子私謚不敢妄加美名古意猶可考也　王氏

元杰曰鄭忽雖嫡弱而無能鄭突雖庶强而有援諸侯與邪害正黨惡崇姦執祭仲以要盟納突而有國時在春秋公議猶在名之曰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 張氏溥曰突既能君有功王室猶諡曰厲鄭人不能諱其簒奪之實也夫人姜氏行惡賊殺桓公甍葬備禮又諡曰文莊公念母而過魯人不能正也是有愧於鄭人矣

己酉惠王五年 二十有二年 齊桓十四年晉獻五年衛惠二十八年蔡穆三年鄭文公捷元年曹莊三十年陳宣二十一年杞惠公元年宋桓十年秦宣四年楚堵敖三年

春王正月肆大眚 眚所景反公作省

胡傳肆眚者蕩滌瑕垢之稱也舜典曰眚災肆赦易於解卦曰君子以赦過宥罪呂刑曰五刑之疑

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周官司刺掌赦宥之法壹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壹赦曰幼弱再赦曰老耄三赦曰惷愚未聞肆大眚也大眚皆肆則廢天討虧國典縱有罪虐無辜惡人幸以免矣後世有姑息爲政數行恩宥惠姦宄賊良民而其弊益滋蓋流於此故諸葛孔明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其爲政於蜀軍旅數興而赦不妄下蜀人久而歌思猶周人之思召公也斯得春秋之旨矣肆眚而曰大眚譏失刑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肆大眚者肆緩也眚過也緩縱大過是赦有罪也大罪猶赦則小罪亦赦之猶今赦書大辟罪以下悉皆原免也 趙氏匡曰穀梁云爲嫌天子不許之葬案當時天子微弱魯肯畏之乎若實有畏王之心則自赦以除母罪豈爲得禮且魯莊未嘗有怨齊之心葬母肯有所忌赦自赦葬自葬

爾孫氏復曰肆大眚非正也亂法易常者也劉氏敞曰肆者何赦也眚者何罪也肆大眚何以書譏何譏爾肆大眚非禮也又曰公羊以謂譏始忌省也非也經云肆大眚而傳謂之忌者其文與其理不可訓解蓋不足難也穀梁曰爲嫌天子之葬也非也文姜之存猶莫之討也今死矣反待天子之葬乎此皆不然者　程子曰大眚而肆之其失可知凡赦何嘗及得善人　諸葛亮在蜀十年不赦審此爾　胡氏寧曰罪在五刑上天所討大眚皆肆春秋譏之　張氏洽曰宥過無大刑故無小此堯舜三代之法不可偏廢者後世兩失之偏慘刻者不復察其情舉過失而盡刑誅之及姑息之過如莊公者反取大罪極惡而例之於眚災以從肆赦之例怙終得志良善瘖啞謂之肆大眚以譏其務小惠而失大德也　吳氏澂曰眚固可赦而不言大聖人雖至仁然赦人之罪亦必有所劑量於其間不一概也書肆大眚則罪之大而

不當赦者亦赦之譏其惠姦佚罰也　俞氏臯曰肆眚常也非常爲大肆大眚者罪惡無不赦之辭也異於常故書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公羊　文姜者何莊公之母也

穀梁　小君非君也其曰君何也以其爲公配可以言小君也

胡傳　文姜之行甚矣而用小君之禮其無譏乎以書夫人孫于齊不稱姜氏及書哀姜薨于夷齊人以歸致之則譏小君典禮當謹之於始而後可正也文姜已歸爲國君母臣子致送終之禮雖欲貶之不可得矣

集說何氏休曰言小君者比與君爲小俱臣子辭也文者謚也夫人以姓配謚欲使終不忘本也

陸氏淳曰淳聞於師曰父子之道天性也母有罪子不可得而貶也葬生者之事也臣子之禮其可虧乎

劉氏絢曰夫人之謚皆私謚也婦人不尸善名不當别謚　髙氏閌曰婦人無爵何謚之有先王之制但取夫之謚冠於姓之上以明所屬詩所謂莊姜宣姜共姜經所謂宋共姬是也豈有不繫其夫而别自爲謚者哉夫人姜氏弑逆淫亂之人得罪於宗廟國人之所不容今也云亡雖以子母之故不忍棄絶則葬之足矣又别爲之謚曰文而不復繫於桓公自是魯國從而效尤凡夫人之死皆爲之别立謚後世因循不改大失春秋之旨矣　吴氏澂曰夫人之尊與君同故薨葬一如君禮　程氏端學曰姜氏弑逆淫亂得罪宗廟國人所當誅也而得成禮而葬魯之典禮廢矣其不從夫謚與七月而葬乃其細事不暇論

也王氏樵曰案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故易之以謚末世滋濫謚不應實爰及婦人婦人法無謚也生以夫國冠之韓姞秦姬是也死以夫謚冠之莊姜定姒是也末世別爲作謚如景王未崩妻稱穆后非禮也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

御音禦公穀作禦此書專殺之始

左傳春陳人殺其大子御寇陳公子完與顓孫奔齊顓孫自齊來奔齊侯使敬仲爲卿辭曰羈旅之臣幸若獲宥及於寬政赦其不閑於教訓而免於罪戾弛於負擔君之惠也所獲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謗請以死告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使爲工正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君子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義也以君成禮弗納於淫仁也初懿氏卜妻敬仲

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嬀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於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生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遇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坤土也巽風也乾天也風為天於土上山也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於是乎居土上故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焉故曰利用賓于王猶有觀焉故曰其在後乎風行而著於土故曰其在異國乎若在異國必姜姓也姜大嶽之後也山嶽則配天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及陳之初亡也陳桓子始大於齊其後亡也成子得政

言公子而不言大夫公子未命為大夫也其

穀梁曰公子何也公子之重視大夫命以執公子

胡傳公子之重視大夫殺而或稱君或稱國或稱人何也稱君者獨出於其君之意而大夫國人有不與焉如晉侯殺其世子申生之類是也稱國者國君大夫與聞其事而不請於天子如鄭殺其大夫申侯之類是也稱人者有二義其一國亂無政衆人擅殺而不出於其君則稱人如陳人殺其公子御寇之類是也其一弑君之賊人人所得討背叛之臣國人之所同惡則稱人如衛人殺州吁鄭人殺良霄之類是也攷於傳之所載以觀經之所斷則罪之輕重見矣

集說范氏甯曰大夫既命得執公子之禮一本大夫命以視公子　孫氏復曰春秋之義非天子不得專殺此言陳人殺其公子御寇者譏專殺也是故二百四十二年無天王殺大夫文書諸侯殺大夫者四十七何哉古者諸侯之大夫皆命於天子諸侯不得專命也大夫有罪則請於天子諸侯不得專殺也

大夫猶不得專殺況世子母弟乎春秋之世國無大小其卿大夫士皆專命之有罪無罪皆專殺之其無王也甚矣故孔子從而録之以誅其惡稱君稱國稱人雖有重輕而其專殺之罪則一也　劉氏敞曰公子非大夫也何以書公之嫡子也公之嫡子則世子也其謂之公子何嫡子既誓稱世子未誓稱公子雖未誓書也殺世子母弟目君此其曰陳人殺之何病御寇也曷爲病之御寇之爲人子也蓋足以殺其身已矣　孫氏覺曰御寇以公子之貴而見殺於國人御寇有罪矣陳之君使公子而見殺焉亦未免乎有罪也　張氏洽曰不稱世子未誓於天子也未誓則稱公子　重王命也御寇乃君之嫡嗣爲一國之儲貳而衆人得以殺之則其所以自處必有失其道者矣故劉氏譏御寇之爲人子足以殺其身而春秋畧殺者之罪也　呂氏大圭曰殺之或稱公子或稱大夫或稱大夫公子稱公子者公子而非大夫也稱大夫

者大夫而非公子也稱大夫公子者公子而爲大夫也又有以官舉者以官之重而著之也觀聖人所書而褒貶寓乎其中矣　邵氏寶曰御寇陳世子也何以殺之欲立嬖姬子欵也殺者宣公而歸之陳人者何陳人之志猶公之志也是以與申生異辭　季氏本曰此國人亂殺大夫之始事也姑息苟容不誅討治則人將效尤而下陵上替之漸長矣

夏五月

集說　何氏休曰以五月首時者譏莊公取讎國女不可以事先祖奉四時祭祀猶五月不宜以首時　杜氏預曰年之四時雖或無事必空書首月以紀時變以明歷數莊公獨稱夏五月及經有四時不具者丘明無文皆闕繆也　范氏甯曰以五月首時甯所未詳　楊氏士勛曰何休云譏娶讎女杜預云繆

誤范氏以二者皆無憑故云甯所未詳也　孫氏復曰春秋未有以五月首時者此言夏五月者蓋五月之下有脫事爾　劉氏敞曰此其以五月首時何春秋故史也有所不革　高氏閌曰非五月之下脫簡則是誤以四月爲五月爾　卓氏爾康曰春秋無事以首時稱者五十九惟此書五月

案經書夏五月諸家所見不同觀孫氏復劉氏敞之說則杜氏以爲闕繆者於義爲長也或者謂周之四月乃夏之二月周官以是月會男女詩曰士如歸妻迨冰未泮言其禮之宜豫則是月者昏姻之月也莊公居喪而納幣娶讎人女則昏姻之禮廢經不書四月殆以是歟故並存何氏注以俟參考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　傒音奚

公羊　齊高傒者何貴大夫也曷爲就吾微者而盟公也公則曷爲不言公諱與大夫盟也

穀梁不言公高傒伉也

集說 趙氏匡曰凡盟不目內皆指公也 陸氏淳曰趙氏云書高傒罪之也齊恃霸主强使卿與公盟故特書之以示譏 劉氏敞曰杜氏曰高傒齊之貴卿而與魯微者盟齊桓謙接諸侯以崇霸業非也卿不可會公侯故沒公爾 程子曰高傒上卿魯無使微者與盟之理蓋諱公盟始與讎爲昏惡之大也 張氏洽曰敵大夫以自卑輕君體以自弱去國都而汲汲於小信與及向戎盟于劉一也而此復以昏姻而結盟不顧禰廟不共戴天之讐而議娶齊女比事以觀此爲惡之大者也 家氏鉉翁曰魯人忘君父之大讎請昏於齊齊使高傒要魯以盟其傲魯也甚矣春秋書之責齊也雖爲魯諱亦責魯也文二年及晉處父盟彼時公身在晉晉君不與公盟使其臣及公盟故春秋深責晉人之無狀去處父族以示貶

此則齊魯均責焉耳蓋諱之中有權度存焉不可以一律觀也　李氏廉曰公出國都而盟惟高傒向戌蓋公不敢坐盟之此正與晉悼出長樗盟公相似然晉悼與公敵體則出而盟公可以爲謙魯公屈體而從大夫卑莫甚矣　汪氏克寬曰防盟出公意故高傒不去氏

冬公如齊納幣

公羊　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親納幣非禮也

穀梁　納幣大夫之事也禮有納采有問名有納徵有告期四者備而後娶禮也公親納幣非禮也故譏之

胡傳　微者名姓不登於史冊高傒齊之貴大夫也曷爲就吾之微者盟蓋公也其不言公諱與高傒

盟也求議結昏取讐人女大惡也娶者其爲吉下主乎巳上主乎宗廟以爲有人之心者宜於此焉變矣

公親如齊納幣

則不待貶也

集說何氏休曰納幣即納徵納徵者曰主人受幣士受儷皮是也禮言納徵春秋言納幣者春秋質也 范氏甯曰公母喪未再朞而圖昏 傳無譏文但譏親納幣者喪昏不待貶絕而罪惡見 趙氏匡曰昏禮有六一納采二問名三納吉四納徵納徵即納幣也五請期六親迎親迎即逆女也春秋獨書其二以納幣方契成逆女爲事終舉重之義也 啖氏助曰納幣常事不書凡書者皆譏也 劉氏敞曰譏喪取也納徵大夫之事也親納幣亦非禮也交譏之杜氏諤曰春秋內遣外曰如苟書其事蓋非常也動涉非禮明書之以示貶 程子曰齊疑昏議故公自行納幣後二年方逆齊難之也 胡氏銓曰諸侯非

朝王述職而擅越境以納幣無王甚矣不止其喪昏娶讐也　呂氏本中曰莊公失禮者三娶讐女一也喪未畢二也親往納幣三也　張氏洽曰莊公生至是三十五年矣制於文姜過期而不娶今喪未畢而納幣圖昏又忘父讐禮不當親行而躬致其禮其爲不孝之罪不待貶絶而具見矣　家氏鉉翁曰或謂魯與齊既爲會盟春秋無責通昏不亦可乎夫主夏盟者齊桓也今請昏而納幣者齊襄之女也盟讐人之弟猶曰爲其伯也諸侯皆在不得不與於盟娶妻豈無他族必讐女而後娶其何以奉粢盛入先君之廟乎　王氏元杰曰春秋十二公書如齊者未嘗書其事也於莊公凡三書之納幣觀社逆女是也　李氏廉曰書納幣三文二年公子遂譏喪娶成八年宋公孫壽昏禮不當使公孫也蓋昏常事不書凡書皆譏矣

庚戌 惠王六年

二十有三年齊桓十五年晉獻六年衛惠二十九年蔡穆四年鄭文二年曹莊三十一年陳宣二十二年杞惠二年宋桓十一年秦宣五年楚成王頵元年

春公至自齊

公羊危之也

集說揚氏士勛曰二十七年傳云桓會不致此與下文觀社皆書公至自齊者公羊傳云危之也徐邈亦云不以禮行故致以見危范此雖無注下云公怠棄國政此行犯禮憂危甚矣則亦以二者為憂危致之也 劉氏敞曰公羊云公一陳佗也非也妄說不可以通 王氏樵曰公行二十有三書至者五而已公親往納幣既忘桓公之世讎復廢文姜之喪禮自是而下觀社逆女皆致焉聖人之意豈不深切著

明哉　張氏洽曰書至告於廟也春秋書至蓋原於書廵狩而歸格于藝祖用特之意聖人以書至舉動之公往返之節質之幽明而無愧也今莊公忘父讎而娶其女冒母喪而往納幣以此告廟其心將何如哉此與他日書至不可同日語比事屬辭示人之意顯矣趙氏與權曰莊公踰年而後反居喪告朔之禮俱廢焉　李氏廉曰齊桓之編莊公與之會盟遇伐救者九皆不書至獨三如齊書至者此三事皆為娶讎女而行也僖公與之會盟七不書至兩如齊亦不至獨伐楚伐鄭牡丘于淮書至伐楚伐鄭大其功牡丘于淮志其衰也當參公穀方通　汪氏克寛曰說公羊者以謂公如齊淫此未必然夫莊公議昏於齊至再至三盟防遇穀盟扈屢為好會納幣觀社逆女屢造於齊莊公求之如是其急齊桓許之如此其緩又安肯容其縱淫於其國而不恥耶　湛氏若水曰告廟必曰今已納幣聘娶齊某女夫齊侯親殺桓公者

也世讎也　桓公有知其心當何如耶莊公於是乎罪不可逭矣　卓氏爾康曰魯自莊十三年盟柯始與齊桓盟會者十如齊者二而皆不書至至莊二十二年之納幣二十三年之觀社二十四年之逆女與遇穀盟扈前後錯列於經更皆書至蓋以納幣觀社逆女三行非禮故書至以見公過

祭叔來聘

穀梁其不言使何也天子之內臣也不正其外交故不與使也

胡傳祭伯來朝而不言朝祭叔來聘而不言使尹氏王子虎劉卷來訃而不書其爵秩皆所以正人臣之義也人君而明此不容下比之臣人臣而明此不爲交私之計黨錮之禍息矣

集說范氏甯曰祭叔天子寰內諸侯何休曰南季宰渠伯糾家父宰周公來聘皆稱使獨於此奪之

何也鄭君釋之曰諸稱使者是奉王命其人無自來之意今祭叔不一心於王而欲外交不得王命來故去使以見之　啖氏助曰私行假言聘故不言王使以譏之　陸氏淳曰不言使者原其來意非天子之命爾　劉氏敞曰祭者何邑也叔者何字也曷爲氏邑而字天子之下大夫也下大夫爵附庸　王氏葆曰祭采地叔字天子之大夫也儻不以王命來則當以祭伯來之例書儻以王命來則當以天王使凡伯來聘之例書今但曰來聘見其假王命而私交也　呂氏大圭曰王臣來聘者八列國聘魯者三十一他皆言使此獨不言使或謂祭叔以私來而自以聘禮行也然祭伯來私來也言來則不當言聘聘非自來也或謂祭叔使人來聘其不稱使不與祭叔之使亦非也此謂與武氏子來求賻毛伯來求金一例爾蓋武氏毛伯之來非王命故皆不言使祭叔非王命而來聘故亦不言使也　趙氏與權曰祭有祭公祭伯祭

叔意者叔其弟也猶蔡季許叔之類伯其爵也公其官也　吳氏澂曰祭圻内之國王臣也不當外交諸侯而祭自入春秋伯之來公之來叔之來聘凡三交魯矣王臣私交之非禮或朝或聘其罪一也　汪氏克寛曰春秋書使人來聘未有止稱其君而不著其臣者荆楚無君臣之辭然曰荆人來聘亦指荆之微者爾何嘗言荆子來聘哉或云祭叔乃祭公之臣或以爲祭公之弟果其臣若弟而不言使則是隱私交之迹矣或云祭叔請王命而來聘蓋請命於王則王命之矣舊史必書曰天王使祭叔來聘聖人何以知其擅命而削

不稱使耶

案祭叔爲王朝大夫假聘禮私行故不稱使此正義也杜氏預本徐氏邈之説謂祭叔爲祭公來聘蘇氏亦謂祭叔爲祭公之屬劉氏敞則謂祭叔自使人來聘其臣不達於春秋故不稱使皆無確據故不録

夏公如齊觀社

左傳二十三年夏公如齊觀社非禮也曹劌諫曰不可夫禮所以整民也故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征伐以討其不然諸侯有王王有廵守以大習之非是君不舉矣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

公羊何以書譏何譏爾諸侯越竟觀社非禮也

穀梁常事曰視非常曰觀觀無事之辭也以是為尸女也無事不出竟

胡傳莊公將如齊觀社曹劌諫曰齊棄太公之法而觀民於社君為是舉而往觀之非故業也天子祀上帝諸侯會之受命焉諸侯祀先公卿大夫佐之受事焉不聞諸侯之相會祀也君舉必書書而不法

後嗣
何觀

集說何氏休曰觀社者與親納幣同義社者土地之主祭者報德也生萬物居人民德至厚功至大故感春秋而祭之天子用三牲諸侯用羊豕　杜氏預曰凡公出朝聘奔喪會葬皆但書而不言其事此春秋之常然則喪葬常事故不書觀社非常故特書　劉氏敞曰觀社與觀魚一也觀社稱如觀魚不稱如內外之辨也諸侯於其竟外可以言如於其竟內不可以言如　程子曰昏議尚疑故公以觀社為名再往請議後一年方逆蓋齊難之　張氏洽曰社者古人祀地之名古制惟為社事單出里惟為社田國人畢作東遷而後王制漸變祀事不存古意寖為美觀襄公二十四年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其廢祀典而夸愚俗兆於今矣　家氏鉉翁曰穀梁以是行為尸女尸之云者盛其車華其服炫惑婦人而蠱其心

要其從已是之謂無別故書以責之 吳氏澂曰社者諸侯祭其土示之常事未聞鄰國之君往觀之者如齊而曰觀社此何禮哉蓋齊俗每因祭社則蒐軍以夸示威衆而聚人觀之故莊公得託此爲名以如齊也 程氏端學曰諸侯非王事不出境且諸侯各有其社舍所事而觀他國之社已非禮矣況齊爲讎國又有新昏之嫌於此見莊公之棄國政無君父壞禮法忘廉恥縱遊觀罪具見矣 郜氏寶曰無故而行是之謂縱有爲而往是之謂淫公於是三十有六矣意者齊人有疑於年故公夸示之者不一而足歟

附錄左傳晉桓莊之族偪獻公患之士蔿曰去富子則羣公子可謀也已公曰爾試其事士蔿與羣公子謀譖富子而去之

公至自齊

集説王氏樵曰宗廟社稷諸侯所同有也其禮有常度其祭有常日公廢魯社而觀齊社何以守土而治民哉況公之意以觀社爲名而實窺齊女其誨淫名亂必矣所以危而書至也

荆人來聘楚交中國始此

公羊荆何以稱人始能聘也

穀梁善累而後進之其曰人何也舉道不待再

集説杜氏預曰不書荆子使某來聘君臣同辭者蓋楚之始通未成其禮　孔氏穎達曰楚武王熊達始居江漢之間猶未能自同列國故稱荆敗蔡師荆人來聘從其所居之稱而總其君臣是言楚之始通未成其禮之意此云荆人來聘是臣來也僖二十一年楚人使宜申來獻捷言使則是君也而經亦書

楚人是君臣同辭楊氏士勛曰不言楚人而云荆人者傳稱州不若國楚既新進若稱國繫人嫌其大褒故直舉州稱人言聘以進之　孫氏復曰荆十年敗蔡師于莘始見於經十四年入蔡十六年伐鄭皆曰荆此稱人者以其修禮來聘少進之也　陳氏傳良曰稱人於是始蓋進之也隱桓之春秋舍王室若姻鄭無聘魯者矣而荆人先修聘於上國進之也者憂之也　張氏洽曰楚自四五年來先加兵於蔡鄭而聘使至魯用遠交近攻之術聖人於此書其來聘而不書使必其禮有未備者中庸曰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三代柔遠人之道也此時以魯而受楚之聘亦當審所以待之之術矣　家氏鉉翁曰書荆書楚書楚人書楚子每書輒異者著其漸盛也　李氏廉曰荆之聘魯三始書荆人繼書楚子使椒又繼書楚子使薳罷蓋進之以漸也其進之之義三傳皆同然荆聘魯而旋有伐鄭之師介朝魯而繼有侵蕭之

役秦人歸襚來聘而意在河曲之戰其窺覘之謀離間之術常如此故陳氏張氏之說皆得之　汪氏克寬曰公穀皆謂稱人所以進之或謂春秋著其漸盛令考楚之交中國始書荆人繼書楚屈完然後書楚子使椒楚子使薳罷蓋始而來聘則嘉其慕義而稱人既而來盟子其服義則進而稱名氏及其浸慕中國則稱君稱臣矣吳之始見也亦秪舉號及其來會諸侯則進而稱人使季札聘則嘉其慕義而稱君稱臣雖曰進之而吳楚漸盛之勢已見於言意之表矣然楚之初聘止曰荆人而不著君臣雖曰進之而實則畧之也蓋不可言荆來聘故謂之荆人特比於舉號則爲進之耳　陳氏際泰曰荆禍先中於蔡荆聘先通於魯

公及齊侯遇于穀

穀梁及者内為志焉爾遇者志相得也

集說張氏洽曰為昏姻而齊難之也不可與為昏姻則當絶之而數與之約然後與之書此所以著莊公之不子而齊桓待人之不以義也　黄氏震曰遇者禮之簡公亦自知數會之煩擾而簡其禮也　家氏鉉翁曰魯莊之為此遇繼納幣觀社而書著其急於得耦而求之惟恐其未至也

蕭叔朝公

公羊其言朝公何公在外也

穀梁微國之君未爵命者其不言來於外也朝於廟正也於外非正也

胡傳穀齊地蕭叔附庸之君也為禮必當其物與其所而後可以言禮大夫宗婦覿而用幣則非其

物也蕭叔朝公在齊之穀則非其所也嘉禮不野合而朝公於外是委之於野矣故禮非其所君子有不受必反之於正而後止

此亦春秋撥亂之意也

集說何氏休曰言朝公惡公不受於廟隱七年注云不言聘公者禮聘受之於大廟孝子謙不敢以已當之歸美於先君且重賓也隱十一年注云不言朝公者禮朝受之於大廟與聘同義今此言公故如此解　啖氏助曰人君相見曰朝皆受之於廟以重禮也　劉氏敞曰蕭叔朝公杜云叔者蕭君名非也郳蕭同是附庸郳與魯盟得褒稱字蕭來朝公猶不免名何哉凡春秋褒貶自有輕重聖人所以教後世賞罰也若盟而蒙加等之賞朝而無勞來之意則賞罰已亂也於春秋何能教人　高氏閌曰公納幣而還則祭叔聘之觀社而還則荆人聘之遇穀則蕭叔朝之此其志所以自得而不復忌憚也

張氏洽曰書朝公以見非其地蕭之來魯之受皆非禮也　李氏廉曰蕭叔左氏穀梁皆以爲名胡氏以入中國附庸稱字之例正義曰蕭本宋邑宋桓公之立蕭叔大心有功焉宋人封以爲附庸又曰蕭叔之朝公與傳公之朝王所其非地一也彼言所而此不言所者王者以天下爲家無適而非所也　汪氏克寛曰齊莊公弔杞梁之妻於郊辭曰君之臣不免於罪則將肆諸市朝而妻妾執若免於罪則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其室使魯莊能如梁妻之知禮而辭蕭叔之朝則爲不悖於禮矣今莊公詘於私欲而受非禮之禮故聖人特書曰朝公而不曰來朝所以交貶之也

秋丹桓宫楹

左傳　秋丹桓宫之楹

公羊何以書譏何譏爾丹桓宫楹非禮也

穀梁禮天子諸侯黝堊大夫倉士黈丹楹非禮也

集說何氏休曰楹柱也丹之者爲將娶齊女欲以夸大示之　高氏閌曰莊公不能爲桓復讐而反娶其女以奉祭祀故丹楹刻桷以示孝甚矣莊公之行詐也夫宗廟之飾國有彝典而妄肆奢麗加於禰宫亂王制瀆先君不恭莫大焉聖人直書其事具文見意

案穀梁謂天子諸侯之說以黝爲黑柱堊爲白壁者徐氏邈也以黝堊爲黑色者范氏甯楊氏士勛也以爲天子黝諸侯堊者劉氏敞也說文訓堊爲白涂爾雅牆謂之堊郭璞曰以白土飾牆也山海經白堊黑青黄堊注言雜色堊也則非白土之謂矣考周禮注云素車以白土堊藻車以蒼土堊釋名云

堊者亞之也次也先泥之次以灰飾之也是堊字貫下二句猶云天子諸侯黝堊大夫倉堊士黈堊焉爾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扈音戶 扈杜注鄭地在滎陽卷縣西北

後漢志卷縣有扈城亭今河南開封府原武縣西北扈亭是也

胡傳程子曰遇于穀盟于扈皆爲要結姻好也傳稱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列丈夫三十而不娶則非禮矣然天子諸侯十五而冠者以娶必先冠而國不可久無儲貳欲人君早有繼體也今莊公生於桓公之六年至是三十有六載矣以世嫡之正諸侯之貴尚無內主同任社稷之事何也蓋爲文姜所制使必娶於母家而齊女待年未及故莊公越禮不顧如此其急齊人有疑如此其緩而遇于穀盟于扈要結之

也娶夫人奉祭祀爲宗廟之主而毋言是聽不以大義裁之至於失時不孝甚矣春秋詳書於策爲後戒也

集說孫氏復曰公會齊侯盟于扈謀逆姜氏也公二年之中納幣觀社及齊侯遇于穀比犯非禮今又會盟于扈甚矣　劉氏敞曰公羊曰危之也妄說爾　王氏葆曰越禮要盟遠至鄭地而不恥者促昏期也　張氏洽曰至此又盟以結其信而後許之也吳氏澂曰遇穀以請而齊猶難之故盟以要其信而後許也夫求昏者可求則求不可則已許昏者可許則許不可則卻魯欲求齊昏不以媒妁往覘其可不可公乃自與齊高傒盟以求之未得齊諾而公遽親納幣是與彊委禽者同也躬納幣而猶未諾則又往觀社以請觀社以請而猶未諾則又遇于穀以請遇穀之後宜若可矣又必盟于扈而後可焉何其難

之之甚也二國之昬姻不以禮不以義如此哀姜之不終也宜哉　汪氏克寛曰諸傳皆謂莊公受制於母俾娶讐女今考莊公以文姜薨後求昬於齊自盟防而會遇者三自納幣而如齊者三汲汲奔走不憚煩勞而且盛飾禰宫以夸示其配使莊公果以文姜遺命而娶齊女亦縱欲而不能自克爾非廹於義而不敢違也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卷十

辛亥 惠王七年二十有四年 齊桓十六年晉獻七年衛惠三十一年蔡穆五年鄭文三年曹僖公赤元年陳宣二十三年杞惠三年宋桓十二年秦宣六年楚成二年

春王三月刻桓宮桷

左傳 春刻其桷皆非禮也御孫諫曰臣聞之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

公羊 何以書譏何譏爾刻桓宮桷非禮也

穀梁　禮天子之桷斲之礱之加密石焉諸侯之桷斲之礱之大夫斲之士斲本刻桷非正也夫人所以崇宗廟也取非禮與非正而加之於宗廟以飾夫人非正也刻桓宮桷丹桓宮楹斥言桓宮以惡莊也

胡傳　公將逆姜氏丹桓宮之楹刻其桷為盛飾以誇示之此非特有童心而已自常情觀之丹楹刻桷宜若小失而春秋詳書於策御孫以為大惡何也桓公見殺於齊則不能復而盛飾其宮誇示讎人之女乃有亂心廢人倫悖天道而不知正者也御孫知為大惡而不敢盡言春秋謹禮於微正後世人主之心術者也故詳書於策斥言桓宮以惡莊為後鑒也

集說　范氏甯曰非禮謂娶讎女非正謂刻桷丹楹也將親迎欲為夫人飾又非正也不言新宮而謂之桓宮以桓見殺於齊而飾其宗廟以榮讎國之女惡莊不子　杜氏預曰刻鏤也桷椽也將迎夫人故

為盛飾　張氏洽曰於礱斲之外又加刻鏤之工家氏鉉翁曰莊公忘父之讎徇母之欲娶讎女為夫人知有母而不知有父既又丹桓宮之楹而刻其桷以盖其無父之恥不思廟有常制獨於桓宮而丹楹刻桷是悖禮也以悖禮施之親廟不足以榮其親適足以悖其祖春秋書丹桓宮楹刻桓宮桷以見五廟竝列而桓廟獨踰制而盛飾深著莊公之罪也趙氏恒曰天子諸侯黝堊而今丹之非也天子之桷斲之礱之加密石焉諸侯斲之礱之而今刻之亦非也丹刻雖天子無其制此舉盖不但僭而已又過之矣

葬曹莊公

夏公如齊逆女

穀梁親迎恒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不正其親迎於齊也

集說啖氏助曰凡昏姻合禮者皆不書如魯往他國親迎皆常事不書他國來亦如之凡書者皆譏也　陸氏淳曰公羊云親迎禮也案合禮則常事不書故知穀梁譏逆女於齊是也　劉氏敞曰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以讎之子共宗廟也又曰杜氏云禮也非也若其當禮則常事爾法當不書書之是非常者也　陳氏傅良曰親逆女不書惟莊公特書之則以娶齊女也於是莊公生三十七年而在位二紀矣制於其母必齊女也而後娶齊人重要之為之親納幣而觀社遇于穀盟于扈一歲而三見於齊丹桓宫楹刻其桷以飾夫人夫人猶踰時然後入大夫宗婦以幣覿此何禮也是故書逆書至而後書入夫人未有言入者入難辭也書逆以病莊公也書入以惡哀姜也亦以譏齊桓也春秋之書夫人未有詳於此者也　吳氏澂曰親迎常事不書公納幣越三年而後得親迎以非常而書故致之以示譏也

秋公至自齊

穀梁 迎者行見諸舍見諸先至非正也

胡傳 穀梁子曰親迎常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不正其親迎於齊也或曰常事不志歲事之常也親迎可以常乎則其說誤矣所謂常者其事非一有月事之常則視朔是也有時事之常則蒐狩是也有歲事之常則郊祀雩祭之類是也有合禮之常則昏姻納幣逆女至歸之類是也凡此類合禮之常則不志矣其志則於禮不合將以為戒者也若夫崩薨卒葬即位之類不以禮之合否而皆書此人道始終之大變也其於親迎異矣

集說 孫氏覺曰莊公親迎於齊當與夫人偕至夫人未至而莊公先還告至於廟春秋志其告廟之

實且罪其先夫人而至也穀梁曰先至非正此說是也　張氏洽曰王良讀蓼莪之詩而哀痛終其身莊公思妃耦之合兩年之閒三至齊廷而念不及其父春秋所以詳書而誅其心也歟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左傳　秋哀姜至

公羊　其言入何難也其言日何難也其難奈何夫人不僂不可使入與公有所約然後入

穀梁　入者内弗受也日入惡入者也何用不受也以宗廟弗受也其以宗廟弗受何也娶讎人子弟以薦舍於前其義不可受也

胡傳　何以不致不可見乎宗廟也姜氏齊襄公之女入者不順之辭以宗廟為弗受也昏義以正始

為先而公不與夫人皆至姜氏不從公而入已失夫婦之正弑閔孫邾之亂兆矣莊公不勝其母越禮踰時倿雠人之女薦舍於宗廟以成好合卒使宗嗣不立弑逆相仍幾至亡國故春秋詳書其事以著莊公不孝之罪為後戒也

集說何氏休曰僂疾也齊人語約約遠媵妾也夫人稽留不肯疾順公不可使即入公至後與公約定八月丁丑乃入故為難辭也　孫氏復曰公親迎於齊不俟夫人而至失夫之道也婦人從夫者也夫人不從公而入失婦之道也夫不夫婦不婦何以為國非所以奉先公而紹後嗣也不亂何待　張氏洽曰妻者齊也書八月丁丑入見後公而至之日多也家氏鉉翁曰不書至或謂其娶雠女不敢以見於廟彼丹楹刻桷崇奢麗以誇示之何以能知愧而不使見於廟乎穀梁所謂宗廟有弗受焉爾　吳氏澂

曰凡卿為君逆夫人本非禮也猶且以夫人同至公親往逆而不與同至失禮甚矣 王氏元杰曰昏禮莫重於親迎入國莫嚴於廟見見而告至禮之常也莊公於齊不共戴天況娶其女以奉祀何以見先君乎易歸妹之上九承筐无實程氏曰當歸妹之終筐筐既空不可以承祭祀無終之象見矣夫婦大倫之本而公不與夫人偕至越禮敗度非小失也且莊公待年越禮娶讎人女丹楹刻桷以誇耀之豈告至之禮而獨闕焉春秋變文書入義不可入而入宗廟有所不受削其告至之辭也然書至之辭緩書入之辭厲惡之深而惡之極也聖人之情見矣

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

左傳公使宗婦覿用幣非禮也御孫曰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

告虞也今男女同贄是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而由夫人亂之無乃不可乎

公羊 覿者何見也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見用幣非禮也然則曷用棗栗云乎腶脩云乎

穀梁 覿見也男子之贄羔鴈雉腒婦人之贄棗栗腶脩用幣非禮也用者不宜用者也

胡傳 公事曰見私事曰覿見夫人禮也曷為以私言之夫人不可見乎宗廟則不可以臨羣臣故以私言之也覿用幣何以書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今男女同贄是無別也公子牙慶父之亂兆矣春秋詳書正始之道也

集說 杜氏預曰宗婦同姓大夫之婦禮小君至大夫執贄以見明臣子之道莊公欲奢夸夫人故使大夫宗婦同贄俱見 劉氏敞曰穀梁曰禮大夫不見夫人非也君祭於廟大夫夫人俱在其中可得勿

見乎然則不見者殆謂不常見爾今夫人始至而大夫見之是禮然矣何謂非禮乎　高氏閌曰特牲饋食則宗婦統於主婦此曰宗婦則凡宗族之婦盖主婦在其中矣　胡氏寧曰大夫宗婦覿識同見也故不稱及用幣識同贄故特書用若大夫不覿只書宗婦覿足矣以丹楹刻桷等事考之其使大夫覿宜有之矣　張氏洽曰夫人至大夫見於宗廟婦見於内禮也令竝覿同贄特書以識其失男女之别　吳氏澂曰楚懐王客死於秦其子頃襄王迎婦於秦司馬氏痛之曰忍其父而昏其讎彼父但爲秦所拘留而已未嘗被殺司馬氏猶痛之况魯莊之父爲齊所殺而又娶其女則忍父昏讎之罪奚啻數十倍於楚頃襄也哉方且飾桓宫用覿幣以誇富盛於齊女莊之庸愚一至此極異日淫縱弑逆之禍殆勢之所必至也　齊氏履謙曰莊公冒喪納幣二年之間三至齊廷又遇於穀盟於扈越禮不顧如此其急而齊人有

疑如此其緩覩逆而不與俱入既至而覿見有加聖人備書於經則不惟見夫人之伉而莊公不能正身率禮遂使嗣子受禍幾至亡國其是非得失之迹設施於前而成敗吉凶之故效驗於後此春秋所以為聳善抑惡之書見諸行事深切著明 汪氏克寛曰男女有別人倫之本也莊公以大夫宗婦同贄俱覿而致哀姜通共仲弒嗣君之禍唐高宗以百官命婦同宴於麟德殿而致武后滛毒遂移唐祚嫌疑之際可不慎夫春秋書娶夫人惟哀姜最詳自盟防納幣於始至宗婦覿用幣於終見於經書其事十有四以其禮之非常故辭繁而不殺也

案古者仕於其國有見小君之禮則夫人始至而大夫見之固亦禮之所有矣穀梁傳謂禮大夫不見夫人與諸傳不合疑劉氏敞之駁為是再考公羊及胡傳皆以宗婦為大夫之妻蓋兼異姓者言之杜氏預

以為同姓大夫之婦其說不同孔氏穎達曰襄二年葬齊姜傳稱齊侯使諸姜宗婦來送葬諸姜是同姓之女知宗婦是同姓大夫之婦故應以杜氏為正

附録左傳　晉士蔿又與群公子謀使殺游氏之二子士蔿告晉侯曰可矣不過二年君必無患

大水

集說　何氏休曰夫人不制陰氣盛故明年復大水也張氏洽曰夫人姜氏入而大水應之天人感應之速如此春秋所以書也　呂氏祖謙曰政有不得於此則災變見乎彼理之必然也人君覩此而知所戒懼則危亡之禍何從而至哉春秋之世多水災其必有所為矣　汪氏克寛曰莊公娶讎女又奢僭以誇示之故有陰沴之應唐高宗立太宗才人武氏為昭儀而萬年宮夜大雨水幾溺其身天人相感之

際焉可
誣也

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

集說杜氏預曰羈蓋曹世子也先君既葬而不稱爵者微弱不能自定曹人以名赴　趙氏匡曰羈未踰年之君出奔不書爵言不能嗣先君也　陳氏岳曰戎既侵曹而羈曰奔是曹懼戎而出其君明矣羈既出赤乃入是戎出羈而納赤亦明矣詎可謂羈大夫歟　劉氏敞曰曹羈何以名貶曷為貶羈不子也又曰赤者何曹之庶公子也此曹之庶公子曷為不繫曹貶曷為貶曹非赤之所可號歸非赤之所可名歸非赤赤之所可名則其曰赤歸於曹何易也何易爾易乎戎也又曰曹羈出奔陳赤歸於曹赤之為者與鄭伯突無以異突因宋赤因戎皆奪其君然而春秋一貶之無上下之異者春秋治治不治亂者也使

鄭忽曹羈事親而孝為上而禮在喪而哀臨事而恭大夫順之國人信之雖有宋戎之衆突赤之孽何緣而起然而君臣交爭兄弟為讐者上有失故下得也

蘇氏轍曰羈曹莊公世子既葬而不稱爵不能君也公羊曰羈曹大夫也曹無大夫羈之書三諫而去賢之也以為曹無大夫則二十六年曹殺其大夫何也以為有大夫乎則賢羈而不氏何也故曹羈者曹之世子而非大夫也赤曹公子歸為君者也羈出則赤歸無難矣　薛氏季宣曰羈者曹之嗣赤者子之非正者戎間曹之兄弟爭國侵其疆埸而羈奔赤反亦曹羈無立之罪也　陳氏傅良曰君在喪稱子其曰曹羈不能為子也侵淺事也以千乘之國不能守不可以言子矣然奔君未有言故者言故猶愈於自奔也　家氏鉉翁曰忽與羈皆繫之於國以其為當立者也突挾亂臣赤挾戎皆去其公子之號所以誅也　吳氏澂曰上年十一月曹莊公卒今年三月葬

則羈以世子嗣位葬其先君至是冬在位期年矣為戎所逐而出不書爵而書名義與鄭忽同　程氏端學曰王氏曰宋執祭仲立突而逐忽故先書突而後言忽明鄭有君突篡之也今後言赤而先書羈明曹無君赤乃國人所逆耳愚案逆與不逆未可知今以經文觀之王氏先後之說庶矣　汪氏克寬曰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莒去疾入于莒莒展輿出奔吳與此書法相似然去疾以國氏而突赤不氏國去疾正而突赤不正也忽展輿皆以突去疾入而後出今羈聞赤入而先奔則弱不能立又甚矣　邵氏寶曰突恃強援而入羈畏強敵而出入之先者恃之至也出之先者畏之至也

郭公

胡傳此郭公也義不可曉而先儒或以為郭亡者於傳有之齊桓公之郭問父老曰郭何故亡曰以

其善善而惡惡也公曰若子之言乃賢君也何至於亡父老曰郭君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所以亡也放其時與事謂之郭亡理或然也夫善善而不能用則無貴於知其善惡惡而不能去則無貴於知其惡未之或知者猶有所覬也夫既或知之矣不能行其所知君子所以高舉遠引小人所以肆行而無忌憚也然則非有能亡郭者郭自亡爾

集說杜氏預曰蓋經闕誤也自曹羈以下公羊穀梁之說既不了又不可通之於左氏故不采用

趙氏匡曰公穀皆云赤者蓋郭公也案郭公自是闕文赤者曹公子也文義都不相關傳誤甚矣　劉氏敞曰郭公者何無聞焉爾或曰是郭亡也孰亡之蓋齊滅之齊滅則其曰亡何郭公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非有能亡郭者也郭自亡也　孫氏覺曰春秋書梁亡言梁之自亡也管子載郭亡之跡蓋亦

曰郭自亡爾公與亡字相近疑經書郭公為郭亡也然疑誤之事聖人闕之善善惡惡之說足以訓後世且當存之　蘇氏轍曰闕文也公羊穀梁曰郭公赤也失國而歸于曹也使郭公失國而歸曹將書曰郭公赤出奔曹先書赤歸于曹而繼之以郭公非詞也　汪氏克寬曰說文亡字从人从乚與公字相似故傳誤　張氏溥曰或云春秋時無郭國疑即東號也

壬子　惠王八年

二十有五年　齊桓十七年晉獻八年衛惠三十一年蔡穆六年鄭文四年曹僖二年陳宣二十四年杞惠四年宋桓十三年秦宣七年楚成三年

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女音汝　此諸侯交聘之始

左傳　陳女叔來聘始結陳好也

穀梁 其不名何也天子之命大夫也

集說 杜氏預曰女氏叔字季友相魯原仲相陳二人有舊故女叔來聘季友冬亦報聘 啖氏助曰左氏云嘉之故不名案 聘者常事爾有何可嘉穀梁云天子之命大夫是也 孫氏覺曰諸侯之大夫天子賜之邑使之歸國則書氏書字鄭祭仲魯單伯陳女叔是也 陳氏傅良曰諸侯初交聘也前乎此非王室若姻鄰無聘者矣春秋之初吾君大夫適他邦必有故也有故而後行猶私相為好而非定制也王室衰諸侯私相為好而無定制是謂亂初生也由僖而下朝聘皆之乎盟主天王狩于河陽公朝于王所天王使宰周公來聘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吾未知其所終矣春秋所以作也 黃氏仲炎曰陳女叔來聘雖其君使之實出其臣之私意也大夫交政於中國其見於此乎 陳氏深曰魯自十九年公子結因

媵而失陳之好遂與齊宋來伐令乃來聘以結好
俞氏皐曰女叔陳卿四命例書字　汪氏克寛曰齊
晉大國無命大夫盖强大而專命耳　李氏廉曰女
叔稱字穀梁啖子張氏皆以為命大夫獨公羊注以
為敬老而書字
疑非春秋之意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

集說何氏休曰朔犯天子命不書葬與盜國同　范
氏甯曰惠公也犯逆失德故不書葬　家氏鉉
翁曰朔簒兄而立既為國人所逐復與叛黨共敗王
師以返其國周之叛侯也去葬所以討　汪氏克寛
曰朔之入國魯莊與有力焉未必不
會其葬所謂治其罪而不葬者也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左傳非常也惟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于社伐鼓于朝

公羊日食則曷為鼓用牲于社求乎陰之道也

穀梁鼓禮也用牲非禮也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諸侯置三麾陳三鼓三兵大夫擊門士擊柝言充其陽也

胡傳案禮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者四而日食與焉古者固以是為大變人君所當恐懼脩省以荅天意而不敢忽也故夏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周官鼓人救日月則詔王鼓大僕凡軍旅田役贊王鼓救日月亦如之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退而自責皆恐懼修省以荅天意而不敢忽也然則鼓用牲于社何以書譏不鼓于朝而鼓于社又用牲則非禮矣

集說何氏休曰社者土地之主也月者土地之精也上繫於天而犯日故鳴鼓而攻之脅其本也先言鼓後言用牲者明先以尊命責之後以臣子禮接之所以為順也　范氏甯曰鼓有聲皆陽事以壓陰氣　杜氏預曰非常鼓之月長歷推之辛未實七月朔置閏失所故致月錯又曰正月夏之四月周之六月謂正陽之月令書六月而傳云唯者明此月非正陽月也慝陰氣又曰日食歷之常也然食於正陽之月則諸侯用幣于社請救于上公伐鼓于朝退而自責以明陰不宜侵陽臣不宜掩君以示大義　孔氏頴達曰此及文十五年昭十七年皆書六月朔日有食之昭十七年傳稱祝史請所用幣昭子許之平子禦之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經書六月而史言在此月則知傳言正月之朔慝未作者謂此周之六月夏之四月也文十五年傳直說天子諸

侯鼓幣異禮不言非常知彼言六月直六月也此亦六月而云非常下句始言唯正月之朔有用幣伐鼓之禮明此經雖書六月實非六月故云非常鼓之月長歷推此辛未為七月之朔由置閏失所故致月錯不應置閏而置閏誤使七月為六月也　楊氏士勛曰五麾者糜信云各以方色之旌置之五處也五兵者徐邈云矛在東戟在南鉞在西楯在北弓矢在中央五鼓者糜信徐邈竝云東方青鼓南方赤鼓西方白鼓北方黑鼓中央黃鼓諸侯三者則云降殺以兩去黑黃二色　趙氏匡曰公羊云以朱絲營社據書禮無此文　孫氏復曰案日食三十六書鼓用牲者三此年六月辛未朔三十年九月庚午朔文十五年六月辛丑朔是也　劉氏敞曰何以書譏何譏爾鼓用牲于社非禮也鼓用牲于社何以為非禮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陰陽之事而君臣之義也　張氏洽曰日食陰盛陽微

之徵事關天下固不止為一魯而諸侯亦有臣民則因天變以自省如洪範五事敬謹於視聽言動思之間一失其正則咎必應之古人應天以實而不以文故高宗肜日洪範之言乃古人之所先務如胥征周禮所載乃禮文之末耳一時遭變禮文固不可廢然正其本而後末可理也今莊公於克陽之本蓋藐然矣鼓何益乎又用牲而欲以物求免書此以見本末之皆失也　呂氏大圭曰天子伐鼓于社社陰之神也日食則陰勝陽也天子尊故責神諸侯卑自責而已諸侯鼓于社非正也復用牲非禮也牲者祭祀之事牛必在滌三月三月之後方成牲日食而用牲取具於臨時耳　陳氏深曰諸侯鼓于朝今鼓于社僭也凡天災有幣無牲用牲非禮也　吳氏澂曰社者祭地示也其祭有常禮其日有常日其事為常事故皆不書經所書社凡四非為社書也以遺日食大水之變而乃用牲于社為非禮故書爾　汪氏克寬曰

莊公之世日食者四而鼓用牲者二大水者三而鼓用牲者一鼓於所不當鼓則踰制用其所不宜用則非常僭天子之制失諸侯之常以是而荅天變其過不既甚乎魏明帝太和初太史奏日當食請於靈星祈禳帝詔曰天之於人猶父之於子未有父欲責子而可獻饌求免也今具祈禳於古未聞群臣其勉修厥職輔朕不逮其賢於魯莊遠矣　趙氏恒曰鼓社則有責神之意用牲則有諂神之意　見魯人無恐懼修省之實也鼓社之為責神蓋朝者己之所居社者神之所居故鼓于朝則為責己而鼓社則為責神也責神者責陰之不宜侵陽責己者諸侯本臣下陰之象也

伯姬歸于杞

穀梁其不言逆何也逆之道微無足道焉爾

胡傳其不言逆何也逆者非卿其名姓不登於史策則書歸以志禮之失也大夫來逆名姓已登於史策足以志其失矣猶書歸者以別於大夫之自逆者也猶書歸者紀伯姬是也自逆者莒慶齊高固是也

集說杜氏預曰伯姬莊公女　孫氏復曰隱二年書紀裂繻來逆女此不言逆者天下日亂昏禮日壞逆者非大夫也逆者非大夫故不言逆僖二十五年季姬歸于鄫成九年伯姬歸于宋之類是也　汪氏克寬曰或以為桓公女謂時君之女則加子字然莊二十七年書叔姬若皆桓公之女則伯姬蓋三十餘矣未應二女皆失時若是且伯姬以僖三十一年求婦則年踰七十而猶至魯似未可必其為桓女也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左傳 亦非常也凡天災有幣無牲非日月之眚不鼓

穀梁 高下有水災曰大水

集說 杜氏預曰門國門也 孔氏穎達曰祭法云天子立七祀諸侯立五祀其門皆曰國門知此門亦國門國門謂城門也鼓與牲二事皆失故譏之 劉氏敞曰何以書譏何譏爾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非禮也凡天災有幣無牲非日月之眚不鼓幣請之也鼓攻之也牲享之也鼓用牲于社于門非禮也又曰公羊曰于社禮也于門非禮也非也若于社為得禮春秋亦當不書矣 孫氏覺曰日食必鼓者為陰侵陽其為驗甚遠而為災未見大水則災及於物其驗已明其災已著其災未見則聖人為伐鼓之法以救陽且以警於人君也 驗已著者則無取於鼓也穀梁曰救水以鼓衆非也 高氏閌曰古人遇水旱雖

有雩禜祈禳之禮然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宣王必以側身修行為之本況于社于門非所以致水災者也自古豈有伐鼓用牲救水災之禮乎書者聞大水而用牲者況伐鼓于門乎書者 胡氏銓曰未非惟惡為國之非禮惡其不務修政事以消患弭災而為是區區淫巫瞽史之見也 張氏洽曰比年大水陰盛陽微之變極矣莊公若思先王正厥事之意謹内外之防嚴夫婦之别使陰沴無浸長之漸則後日之禍猶可及止也徇其文而無實徒以牲牷求免不恐懼修省以正其本而禮文亦且謬戾此魯之所以亂也

附録左傳 晋士蔿使羣公子盡殺游氏之族乃城聚而處之冬晋侯圍聚盡殺羣公子

聚杜注晋地

冬公子友如陳

何氏休曰如陳者聘也内朝聘言如者尊内也

集說

書者録内所交接也　杜氏預曰報女叔之聘諸魯出朝聘皆書如公子友莊公之母弟稱公子者史策之通言母弟至親異於他臣其相殺害則稱弟以示義至於嘉好之事或稱弟或稱公子仍舊史之文也　孔氏穎達曰桓三年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十四年鄭伯使其弟語來盟成十年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彼皆稱弟季友陳招並稱公子俱無褒貶所稱不同知是史文之異不為義例　啖氏助曰凡公及内卿往他國朝聘皆書曰如　孫氏覺曰聘問之禮諸侯常事畧而不書記其所往之事者皆非常也大夫之聘必書之於春秋者所以見其往來之國皆於其黨而其行多非禮也有以私事行者有以強大行者皆非周制聘問之常故謹録而記之也　王氏葆曰春秋書内臣出聘凡六十有一如京師者五著諸侯之慢王室也如齊者十九如晉者二十五如宋

者五如楚者一著諸侯之畏大國也如陳者二如衛如邾如莒如年者各一著諸侯之交相聘也内臣以事出者凡十九納幣逆女者三致女者一涖盟者四會葬者十乞師者一比事以考之而是非善惡著矣

齊氏履謙曰聘禮圖使於朝君親命之宰書幣宰夫具齎人皆公選命皆廷授幣皆官具春秋之聘則異於是矣國政多專於大夫出使非由於君命故春秋於外大夫來魯者皆書使書聘各從其傳致之辭於自魯出者一書曰如而不與其私交正其本之意也　李氏廉曰此内大夫出聘之始而亦季氏之始事也當隱桓莊之間上而周近而齊有來聘者矣魯曾無報謝之禮而女叔一來季友旋造陳庭繼又躬行以會原仲之葬則陳魯之交蓋出於季友原仲之私情矣至行父初立首講陳好猶前志也春秋託始於此豈無意乎

癸丑 惠王九年 二十有六年 齊桓十八年晉獻九年衛懿公赤元年蔡穆七年鄭文五年曹僖三年陳宣二十五年杞惠五年宋桓十四年秦宣八年楚成四年

春公伐戎 公無春字

集說 許氏翰曰隱桓世有戎盟至於莊公戎始變渝是以有濟西之役於此伐戎義已勝矣 張氏洽曰今年伐戎為追於濟西之恥報怨也以莊公治家與國之多闕而勞師於戎雖能復怨何益於魯之內治乎

附錄 左傳 春晉士蔿為大司空夏士蔿城絳以深其宮

絳杜注晉所都平陽絳邑縣今為絳縣屬山西平陽府

夏公至自伐戎

曹殺其大夫此專殺大夫之始

胡傳稱國以殺者國君大夫與謀其事不請於天子而擅殺之也義繫於殺則止書其官曹殺其大夫宋人殺其大夫是也義繫於人則兼書其名氏楚殺其大夫得臣陳殺其大夫洩冶之類是也然殺大夫而曰大夫與謀其事何也與謀其事者用事之大夫也見殺者不得於君之大夫也所謂義繫於殺者罪在於專殺而見殺者之是非有不足紀也故止書其官而不録其名氏也古者諸侯之卿大夫士命於天子而諸侯不敢專命也其有罪則請於天子而諸侯不敢專殺也及春秋時國無大小卿大夫士皆專命之而不以告於王朝有罪無罪皆專殺之而不以歸於司寇無王甚矣五霸三王之罪人而葵丘之會

猶曰無專殺大夫故春秋明書於莱備天子之禁也凡諸侯之大夫方其交政中華會盟征伐雖齊晉上卿止録其名氏至於見殺雖曹莒小國亦書其官或抑或揚或奪或予聖人之大用也明此然後可以司賞罰之權矣

集說杜氏預曰不稱名非其罪殺者罪累上也稱人以殺者　劉氏敞曰稱國以殺者有罪也稱人而不名者大夫無罪衆殺之也稱國而不名者大夫無罪君殺之也稱國而不名者大夫無罪而君殺之也稱國而不名者大夫無罪而君殺之非也雖有罪不以歸於京師亦非也又曰公羊曰不名衆也然則殺三郤何故名乎又云不死於曹君者也宋殺其大夫又何以辨哉凡公羊以大夫相殺稱人而君殺大夫稱國而不論大夫有罪無罪故使曹宋同文異義是非臆斷也又曰此蓋戰也滅也亦非也曹羈雖賢何能掩君滅之禍乎以曹羈之賢遂諱曹伯之滅又何義

乎又曰穀梁曰大夫而不稱名姓無命大夫也非也天子建國諸侯立家雖尊卑不同而豈無命哉諸侯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小國三卿一卿命於天子大國之卿三命次國之卿再命小國之卿一命其於王朝皆士也三命以名氏通再命名之一命畧稱人周衰禮廢強弱相併卿大夫之制雖不能盡如古見於經者亦當時之實錄也故隱桓之間其去西周未久制度頗有存者是以魯有無駭柔俠鄭有宛詹秦楚多稱人至其晚節無不名氏通矣而邾莒滕薛之等日已益削轉從小國之例稱人而已說者不知其故因謂曹秦以下悉無大夫彼固不知王者諸侯之制度班爵云爾其又足辨乎

高氏閌曰除羈之黨恐其內應也入春秋以來未有專殺大夫者而曹以小國首惡故春秋不顯其名氏唯著其擅命專殺之罪為萬世之大戒 陳氏傅良曰凡殺大夫恒名之此其不名何惡君也莊公卒

有戎難羈出奔陳赤於是篡曹篡而殺其大夫則必不義其君者也宋杵臼無道而殺大夫則亦不義其君者也是故曹僖公之大夫不名宋昭公之大夫不名　張氏洽曰曹伯赤殺之也稱大夫則不失其官豈於羈赤出入之際或不附戎而殺之若鄭厲之殺原繁傳瑕與　黄氏仲炎曰大夫與國同體君之股肱也是以有道之世刑不上大夫及其無道也常多殺大夫何者有道之世位以稱德茍命士以上必以俊彦為之況大夫乎故無至於犯罪而可殺有道之世明德謹罰雖一介之民猶不以無罪戮之況大夫乎故無至於妄殺有道之世政自上出雖諸侯不得以專殺也況非諸侯乎故無至於亂殺及其無道也任非其人故有可殺之罪刑不當罪故有妄殺之事上無政刑故有亂殺之禍此春秋所以書之為萬世戒也　家氏鉉翁曰曹殺其大夫不惟譏其專殺又誅其濫殺曹赤挾戎援以篡兄之國又挾戎威以去

凡之黨所殺者必皆無罪而又不止一人魯史不得其姓名是以闕之耳　李氏廉曰曹殺大夫大抵羈出亦歸之際必有不附於赤者故赤殺之耳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　徐杜注徐國在下邳僮縣東南括地志徐城縣西十里有大徐城即古徐國也今江南鳳陽府泗州北八十里有徐城相傳為徐偃王所築韓氏愈曰徐與秦俱出伯翳為嬴姓昭五年楚人執徐子則徐蓋子爵也

胡傳　案書伯禽嘗征徐戎則戎在徐州之域為魯患舊矣是年春公伐戎秋又伐徐者必戎與徐合兵表裏為魯國之患也故雖齊宋將卑師少而公獨親行其不致者役不淹時而齊人同會則無危殆之憂矣

集說　杜氏預曰宋主兵故序齊上　趙氏鵬飛曰徐偃王僭稱王穆王滅之别封其系以祀伯翳其地今之臨淮是也盖介於魯宋之間為二國患令必犯宋之牧圉故宋伐之然齊實伯主而以宋主兵何也雖徐者宋故齊以宋主之　汪氏克寛曰宋先於齊而公書會則宋主兵明矣盖桓公伯業未盛亦若伐郳伐鄭之先宋也

附錄左傳　秋虢人侵晉冬虢人又侵晉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甲寅　惠王二十有七年　齊桓十九年晉獻十年衛懿二年蔡穆八年鄭文六年曹僖四年陳宣二十六年杞惠六年宋桓十五年秦宣九年楚成五年

春公會杞伯姬于洮洮徒刀反洮杜注魯地今山東東昌府濮州南五十里有洮城亦作桃城水經注云桃城亦曰姚城因姚墟而得名也

左傳非事也天子非展義不巡守諸侯非民事不舉卿非君命不越竟

胡傳伯姬莊公之女非事而特會于洮愛其女之過而不能節之以禮此春秋之所禁也

集說杜氏預曰伯姬莊公女　孔氏穎達曰上二十五年始歸于杞莊公無母而此來寧知是莊公女也會女非常故於此言女以辨之　陸氏淳曰淳聞於師曰參譏之也公及杞侯伯姬俱失正矣　孫氏覺曰伯姬前年歸杞會公于洮三傳皆無淫惡之跡春秋書之與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文同而無異者蓋婦人無專行之道傳母不至不下堂伯姬無事而會公于洮其犯禮之迹無異也　陳氏傳良曰內

女為夫人七見於經未有書公會者而會自伯姬始由是來朝其子由是來求婦伯姬之為皆未之前聞也 汪氏克寛曰公會杞伯姬于洮猶之可也季姬及鄫子遇于防則惡又甚矣婦人會遇固皆非禮而其罪有輕重焉 卓氏爾康曰伯姬歸寧當在魯而會于洮豈哀姜方挾嫡寵不以子女待伯姬故伯姬未敢遽來而與乃父謀其適歟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左傳 夏同盟于幽陳鄭服也

穀梁 同者有同也同尊周也於是而後授之諸侯也其授之諸侯何也齊侯得衆也衣裳之會十有一未嘗有歃血之盟也信厚也兵車之會四未嘗有大戰也愛民也

胡傳同盟之例有惡其反覆而書同盟有諸侯同欲而書同盟此盟鄭伯之所欲而書同盟者也凡盟皆小國受命於大國不得已而從焉者也其有小國願與之盟非出於勉強者則書同盟所以志同欲也前此鄭伯嘗貳於齊矣至是齊桓強盛諸侯皆歸之鄭伯於是焉有畏服之心其得與於盟所欲也故特書同穀梁子所謂於是而後授之諸侯是也其授之諸侯齊侯得衆也視他盟為愈矣

集說楊氏士勛曰前同盟於幽諸侯尚有疑者今外內同心推桓為伯得專征伐之任成九合之功故傳詳其事也　杜氏諤曰諸侯同志而盟共戴天子齊桓主之　程子曰同志而盟非率之也　陳氏傳良曰齊初主盟於是書公矣　張氏洽曰再舉同盟之禮以申伯令而一諸侯之心也魯宋陳鄭皆至而衛獨不來故明年伐衛　家氏鉉翁曰前此會者九國書同盟宜也今纔五國亦書同盟何哉曰聖門

所以許齊桓為其合諸侯不以兵革庶幾以德服人者不為其甲兵強盛大小畢至而後許之以同也

王氏元杰曰桓公創伯之始其事亦有可觀仗義尊周制強服興自其始會北杏再會于鄄陳鄭之叛服無常魯宋之疑信未定磨以歲月人知有齊王室既卑而稍尊諸侯羣起而略定威令已振事權有歸再盟于幽陳鄭服從顧與之盟非出於勉強故書同盟

李氏廉曰衣裳兵車之說止見穀梁傳范氏曰自十三年會北杏十四年會鄄十五年會鄄十六年盟幽二十七年盟幽僖元年會檉二年會貫三年會陽穀五年首戴七年甯母九年葵丘此衣裳之會十有一也僖八年會洮十三年會鹹十五年牡丘十六年會淮此兵車之會四也其兵車四會穀梁皆發傳固無可疑獨衣裳十有一而論語則曰管仲相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於是起諸儒之異說夫范氏以為貫與陽穀本非管仲之意故去貫與陽穀為九鄭康

成以為北杏經文非諸侯故曰自柯之明年葵丘以前去貫與陽穀固已九合矣於是或分葵丘會盟為二或又不分葵丘而增入公子結之盟或又觧與字作數字以為去貫而數陽穀以足九合之數二三之說皆無據但衣裳兵車本只穀梁一家之説陸氏深所不取而論語九合朱子亦用展喜之言訓九為糾則諸家紛紛可不必辨矣　汪氏克寛曰齊桓前盟于幽而鄭復不朝至於執詹魯又受鄭詹之逃則既同而反覆矣此盟于幽魯與盟而書公陳鄭心服而不叛同以尊周為心不復攜貳蓋齊桓伯業之始盛也故春秋書同盟以美之

案穀梁謂桓會不致桓盟不日者非也牡丘于淮皆書致矣葵丘于傿皆書日矣何得為安之信之耶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左傳　非禮也原仲季友之舊也

集說　杜氏預曰原氏仲字禮大夫既卒不名季友違禮會外大夫葬具見其事亦所以示譏　孔氏穎達曰玉藻記云士於君所言大夫没矣則稱謚若字桓二年穀梁傳曰子既死父不忍稱其名臣既死君不忍稱其名是禮臣卒不名陳人不稱其名故魯史亦書其字　啖氏助曰書原仲之葬見季友私事出境　陸氏淳曰臣無境外之交況以私事而出境乎此不待貶絶而惡見者也又曰案春秋前後無有虛設其事以為義者且書葬之意直譏季友之行爾陳國大夫安得書卒乎穀梁之說非也　劉氏敞曰公子友如陳葬原仲何以書譏何譏爾君不行使乎大夫君行使乎大夫内之失正也大夫不交諸侯大夫交乎諸侯原氏失正也内失正原氏失正季子可以已矣則是從命也參譏之又曰公羊云通乎季子

之私行非也文稱如陳非私行也且當是時内難未作何避之有若以季子見幾遠舉者是謂忘宗國之亂而貴一身之全非賢智也況去莊公殁尚數年而遂云避内難出奔乎且季子與其奔也孰若勿奔以銷觧其謀詧識其勢也而胡為背君捐國使回皇於亂臣之手此皆事之不然者也又曰穀梁曰諱出奔也非也吾於公羊既言之矣　張氏洽曰公子友如陳葬原仲無以異於葬諸侯之使則友之行莊公使之非私行也　呉氏澂曰無會葬鄰國大夫之禮季友與原仲有舊欲往會其葬以大夫不可私行出境請於公而公命之行故書　俞氏皐曰越境而行私禮季氏之專於此已兆矣　鄭氏玉曰書葬原仲盖不著其事則嫌於出聘故特書其事不加譏則義自見也　汪氏克寛曰僖五年公孫兹如牟娶焉文六年季孫行父如陳聘且娶文七年公孫敖如莒涖盟且逆女成八年公孫嬰齊如莒自為逆昭二十五年

叔孫婼如宋為季平子逆經皆不書逆此書如陳葬原仲無異於葬諸侯之使是季友請於公矣文定但言私行而不云莊公使之者以其非禮雖請於公是亦私行耳聖人特書公子友葬原仲以示戒者防微杜漸之意也　王氏樵曰案直書公子友如陳葬原仲不待貶而義自見者也胡傳謂通季子之私行而無貶者乃春秋端本之意謂王臣私交乃始亂而末流至於大夫交政於中國恐非經本旨

案人臣無境外之交季友越國會葬春秋直書以示貶其義甚明公羊以為通私行穀梁以為諱出奔胡傳以為王臣始亂而諸國大夫無譏皆非也左氏謂季友以舊交私行劉氏敞謂原仲與莊公交而季友從公命往會葬意亦稍異惟張氏洽吳氏澂汪氏克寬本左氏舊交之說而又依劉氏君命之義以為請命而後行似得當時情事蓋大夫與大夫交於理為近而非奉君命出境則不書於策即書亦不言如也

冬杞伯姬來

左傳歸寧也凡諸侯之女歸寧曰來出曰來歸夫人歸寧曰如某出曰歸於某

公羊其言來何直來曰來大歸曰來歸

胡傳左氏曰歸寧也禮父母在歲一歸寧若歸而合禮則常事不書其曰杞伯姬來者不當來也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春會于洮矣冬又歸魯故知其不當來也來而必書春秋於男女往來之際嚴矣

集說趙氏匡曰凡內女稱來不宜來也合禮者常事不書蓋非禮而來故書爾豈二百四十二年內女惟兩度歸寧乎 孫氏復曰凡內女直曰來者惡其無事而來也 高氏閌曰伯姬春方出與公會而冬又來何其不安於杞也杞伯不能制其妻如其國何 張氏洽曰志其來往之數非歲一歸寧之義所

以厚男女之別也　汪氏克寛曰春秋内女之適諸侯惟杞伯姬四書來一書會則伯姬之越禮可知矣伯姬之後惟書齊高固及子叔姬來亦非禮也

附錄左傳晉侯將伐虢士蔿曰不可虢公驕若驟得勝於我必棄其民無衆而後伐之欲禦我誰與夫禮樂慈愛戰所畜也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虢弗畜也亟戰將饑

莒慶來逆叔姬

公羊莒慶者何莒大夫也莒無大夫此何以書譏何譏爾大夫越竟逆女非禮也

胡傳莒慶莒大夫也叔姬莊公女也何以稱字大夫自逆則稱字為其君逆則稱女尊卑之別也何以書諸侯嫁女於大夫而公自主之非禮也

集說董氏仲舒曰大夫無束脩之餽無諸侯之交越竟逆女紀罪之　陳氏岳曰內女適大夫則稱字不書歸如齊高固來逆叔姬不書歸於齊　劉氏敞曰穀梁曰不正其接內故不與夫婦之稱也非也莒慶之來不得曰逆女亂於逆君夫人者也然則書叔姬自其理然而以謂不與夫婦之稱不亦繆乎又曰莒慶非有君命也叔姬非適諸侯也何以得書乎以公之自主之公之自主之則敵敵則書矣　孫氏覺曰莒子為君不能制其臣而使之外交諸侯則不君矣莒慶莊公莒子皆有罪也　汪氏克寛曰宣公以篡得國倚齊為援而齊人止公為高固求昏魯人以為大辱莒慶微國之大夫而莊公以女妻之又自為之主其不君亦甚矣

杞伯來朝

集說　范氏甯曰杞稱伯蓋時王所絀　孔氏穎達曰桓二年杞侯來朝十二年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自爾以來不見經傳從此稱伯終於春秋故云蓋為時王所黜於時周王當桓莊僖惠不知何王黜之　何氏濟川曰杞先代子孫也方東樓公始封與微子啓無異得郊祭而用天子禮樂入春秋已失公爵降而曰侯後或稱伯或稱子都無定限足知其微弱僻陋　程氏端學曰杞伯不朝王而朝魯已失禮矣況為伯姬之來而來朝夫既不能閑有家而復以身徇之宜其失禮之中又失禮也　李氏廉曰杞姒姓公爵夏禹之裔也武王克殷求禹後得東樓公而封之九世至成公見春秋自桓以來本稱侯爵後為時王所黜故莊二十七年來朝稱伯僖二十三年貶稱杞子卒二十七年來朝稱杞子至文十二年成四年十八年來朝復稱伯襄二十九年來盟復貶稱子此左氏杜氏之言也竊嘗考之周封三恪宋以微子

之賢作賓王家陳以武王之賴其利器用妻以元女故宋爵公而陳爵侯杞之為侯本無所據但胡氏略而不言注公羊者拘於王者之後稱公注左氏者泥於桓公編杞侯之誤為是紛紛爾　張氏溥曰伯姬既于洮會公又復來魯通道大都馳驅何為及覲杞伯來朝始知伯伯姬之來為伯道殷勤也然郳朝荆聘經皆進之杞固夏後獨不能班滕薛乎來朝于魯必假伯姬以自託於是見莊公之過愛其女而弱杞之過崇其夫人也

附錄左傳　王使名伯廖賜齊侯命且請伐衛以其立子頹也

公會齊侯于城濮

集說　杜氏預曰賜齊侯命為侯伯會于城濮將討衛也　張氏洽曰城濮衛地齊欲討衛而會魯於

此定其交而後加兵於人所以見其謀之審也汪氏克寛曰相會於衛地而後伐衛則為謀伐衛明矣然魯兵不與伐衛者亦猶魯濟謀伐戎而魯不與伐戎也

乙卯惠王十一年

二十有八年齊桓二十年晉獻十一年衛懿三年蔡穆九年鄭文七年曹僖五年陳宣二十七年杞惠七年宋桓十六年秦宣十年楚成六年

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

左傳春齊侯伐衛戰敗衛師數之以王命取賂而還

胡傳春秋紀兵及者為主齊人舉兵而伐衛衛人見伐而受兵則其以衛及之何也案左氏衛嘗伐周立子頹至是王使名伯廖賜齊侯命且請伐衛則齊人舉兵乃奉王命聲衛立子頹之罪以討之也為

衛計者誠有是罪則當請歸司寇服刑可也若惠徵康叔不泯其社稷使得自新亦唯命則可以免矣今不徵詞請罪而上逆王命下拒方伯之師直與交戰則是衛人為志乎此戰故以衛主之也戰不言伐不言日而書日者戰之日也見齊人奉辭伐罪方以是日至而衛人不請其故直以是日與之戰所以深疾之也而聖人之情見矣

集說何氏休曰伐人者為客讀伐長言之見伐者為主讀伐短言之齊人語也不地者因都主國也

趙氏匡曰敗稱人罪衛之不服王命故與其文又曰公羊云春秋書伐者為客伐者為主注云伐人者為客見伐者為主夫文字本以記分別今同其文誰能了之又曰敗者稱師衛何以不稱師未得乎師也

案經文成列而戰矣何名未得師乎穀梁云戰則是師也其曰人何微之案衛稱人者罪逆王拒大國以

取敗微之有何義乎　劉氏敞曰此齊人伐衛也其曰衛人及齊人戰何戰而言及者主之者也猶曰衛人為志乎為此戰也云爾疾之也何為疾之戰者凶事也非所主也殺一不辜而得天下君子不為也又曰公羊曰曷為使衛主之衛未有罪爾非也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當此之時公羊責晉師則何以不使楚子主之豈晉師未有罪楚子有罪乎是何自相反也又曰穀梁曰其人衛何也以其人齊不可不人衛也亦非也齊有罪則微齊衛有罪則微衛則可謂明矣今欲微齊因遂微衛齊則有罪矣衛則不知也而曰不可不人衛所謂不可者安在哉又曰衛小齊大其以衛及之何也以其微之可以言及也亦非也衛欲戰則衛及齊齊欲戰則齊及衛春秋惡戰故常分别禍之所從起耳不為國大小也又曰其稱人以敗何也不以師敗於人也亦非也設令齊將尊師衆而敗衛將卑師少而勝豈得不書師敗於人哉

高氏閌曰初衛興兵助子頹簒王而齊為伯主不能奔救及鄭伯既納王王乃錫齊侯命使討之於是乎伐衛曰伐者討得其罪也然既敗衛乃取賂而還嗟夫齊桓以能尊王室覇諸侯而所為乃若是　陳氏傅良曰齊稱人貶之也數之以王命取賂而還是桓公不以王命討衛也向也王室有四方之事雖伐鄭不服救衛無功而執苟伯立晋侯於是猶討樊仲皮也自討樊仲皮而王命不見於傳記桓公為之也　張氏洽曰衛嘗受盟于幽前年同盟不至伐不服罪乃以齊來伐之日而急擊之不能敵齊節制之師而敗以衛為主罪之也　趙氏鵬飛曰齊衛書人以見衛則有罪而桓之伐衛亦不得為伯討也　黄氏仲炎曰幽之再盟衛侯不至蓋奪於喪制之故或可情恕也而齊遽伐之是齊之兵不度義而動也衛之不可以敵齊明矣不勝一朝之忿而與齊人戰卒貽喪師之禍是衛之兵不量力而鬬也二者皆罪也　家

氏鉉翁曰齊桓此伐奉王命以討有罪者而春秋書曰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何哉曰立子頹者朔也朔之存也桓公庇之而不討令其嗣子不與於後幽之盟齊以私憾往伐故公穀皆以衛為無罪而左氏又謂桓公奉命而往取賂而還則春秋人齊之意可見矣　吳氏澂曰前年冬齊侯出會魯于衛地矣今年伐衛稱人者蓋齊侯待於城濮但遣微者往伐意欲以不戰屈之也而衛不服罪敢與齊戰輕躁寡謀不量其力自取敗衂也　程氏端學曰十六年衛既與齊同盟二十七年之盟乃背而去之齊之來伐有辭矣衛能引躬自咎則齊當自退乃不反已遂與齊戰以至敗績使無辜之民肝腦塗地書曰衛人及齊人戰衛罪為大而齊為彼善於此也　李氏廉曰伐衛之役三傳皆貶桓公公羊以為去年同盟衛懿公以未終喪之故不能與會則衛未有罪也穀梁以為齊方受方伯之任不宜遽有侵伐之舉左氏雖有王

命之說然取賂之罪不可掩矣獨胡氏以為予齊罪衛之文與三家皆不合竊原其意蓋以春秋書伐而戰者三齊伐衛而戰宋伐齊而戰吳伐齊而戰其事同然甗戰以宋及齊此不以齊主之則非貶齊可知矣春秋戰書人而敗書師者三紀戰之燕人城濮柏舉之楚人敗皆稱師此獨書衛人敗績則貶衛可知矣艾陵之戰日在伐下紀之戰日在戰上而此以日加於伐之上則齊方至而衛即戰可知矣此胡氏所以為考据之精也然考之去年同盟于幽衛已不至桓公毋亦本有怨衛之心因假王命以伐之歟當十九年衛燕立子頹之際桓公方圖伯事固當聲罪致討以明王之義乃邈然不顧令而討之又以取賂而還其事何足詳哉春秋書齊人而不書侯正與楚丘緣陵之城不列序高子之來盟不稱使同一書法不然果奉王命討有罪何不書齊侯以大之與伐楚同乎胡氏拘於將卑師少之例意有未備當兼陳氏說

為是 汪氏克寬曰衛立子頹其罪固不容誅然已越十年而衛君又易世矣當其時不能治後之人何罪且受賂而不能伸天討雖曰齊以將卑師少稱人非貶而比事觀之齊桓亦不可以無責矣又案經書及戰者二十文定於此戰與紀齊之戰于韓于甗升陘于泓城濮彭衙令狐于邲新築于鞌皆謂書及以貶之乾時鄢陵長岸雖貶主是戰者而不以及為貶于奚于鐵無傳惟于柏舉與吳子而不以及為褒若大棘則鄭伐宋而經不書伐是與于韓例同又陵書伐書及則兩俱有罪也然及之為言不過為志乎是戰而非褒貶所繫故救患之兵則為美辭而貪忿之兵皆為貶辭也善戰者服上刑而春秋無義戰故凡書戰皆譏而惟於排難解紛頗有取焉爾 高氏攀龍曰不曰齊侯而書人未可盡以將卑師少例之

案程子謂管仲以制用兵未嘗輕用大衆胡傳因之故於齊桓征伐皆主將卑師少之說而以書人為非

貶此年伐衛之役以衛及齊戰專責衛洵為定論然左傳載齊桓受賂而還則亦不得為伯討矣故先儒有兼罪齊衛者今竝存之

附錄左傳　晉獻公娶於賈無子烝於齊姜生秦穆夫人及大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歸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使言於公曰曲沃君之宗也蒲與二屈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埸無主則啓戎心戎之生心民慢其政國之患也若使大子主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與屈則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使俱曰狄之廣莫於晉為都晉之啓土不亦宜乎晉侯說之夏使大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羣公子皆鄙惟二姬之子在絳二五卒與驪姬譖羣公子而立奚齊晉人謂之二五耦

大戎杜注唐叔子孫當在今陜西延安府境小戎杜注允姓之戎孔氏安國曰此即瓜州之允姓

戎也故瓜州在今陜西肅州衛西五百二十六里驪戎杜注在京兆新豐縣今陜西西安府臨潼

縣東二十四里有驪戎城 蒲杜注平陽蒲子縣今山西平陽府隰州東北有蒲子故城 二屈杜

注平陽北屈縣今山西平陽府吉州東北二十一里有北屈廢縣

夏四月丁未邾子瑣卒瑣素果反

集說汪氏克寛曰瑣在位十二年子遂蒢嗣是為文公

秋荆伐鄭

穀梁荆者楚也其曰荆州舉之也

公會齊人宋人救鄭宋人下有邾人公

左傳 楚令尹子元欲蠱文夫人為館於其宮側而振萬焉夫人聞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今令尹不尋諸仇讐而於未亡人之側不亦異乎御人以告子元子元曰婦人不忘襲讐我反忘之秋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入於桔柣之門子元鬭御彊鬭梧耿之不比為旆鬬班王孫游王孫喜殿衆車入自純門及逵市縣門不發楚言而出子元曰鄭有人焉諸侯救鄭楚師夜遁鄭人將奔桐丘諜告曰楚幕有烏乃止

桐丘杜注許昌縣東北有桐丘城今許昌故城在河南開封府許州東北四十里

穀梁 善救鄭也

胡傳案左氏楚令尹子元無故以車六百乘伐鄭入自純門是陵弱暴寡之師也故以州舉狄之也鄭人將奔桐丘諸侯救之楚師夜遁是得救急恤鄰之義也故書救鄭善之也

集說程子曰齊桓伯主魯望國宋王者之後此救鄭制楚之始蓋天下大勢所在　朱子曰齊桓晉文所以有功於王室者當時楚最強大時復加兵於鄭鄭則在王畿之内楚在春秋時他國皆不及其強向非桓文有以遏之則周室為其所併矣　張氏洽曰是時楚文王卒成王幼子元伐鄭師出無名故鄭人示以閒暇而不敢入聞諸侯之救而遂遁　李氏廉曰經書桓公之救五此年及閔二年救邢僖元年救邢六年救許十五年救徐也此為桓公安攘之始事然齊宋將卑師少而公獨親行公亦善相齊桓矣是時楚文王卒國有内難楚兵不至者十年令子元又以嘗試齊桓也我公不顧荆人一騁之私而勇往

於伯主之義春秋所予也　汪氏克寛曰楚自十六年伐鄭至是又伐而三國救之三十二年齊宋又遇梁丘以謀之僖元年楚復伐鄭而諸侯會檉以圖之二年三年荆楚薦致侵伐於鄭齊桓於是大舉次陘之師以聲罪於楚自是荆人帖服矣然首止之盟鄭伯誘於撫女之命又懷貳而逃歸明年諸侯伐鄭圍新城又明年齊人伐鄭而鄭伯乞盟請服矣自是鄭服者終桓公之世桓公甫没而鄭伯即朝於楚然則齊桓之功豈可少哉經書救者二十有三而齊桓居其五桓公視他伯者為愈矣　黄氏正憲曰十六年楚文王伐鄭是時齊桓伯圖初就人心未孚故未敢輕救至是幽盟再同伯業已定而楚復伐鄭於是約魯宋二大國救之不惟得救災恤鄰之義而崇奬王室實藉此舉故穀梁云善救鄭也

冬築郿　郿芒悲反公穀作微　郿杜注魯下邑公穀皆作微京相璠曰壽張縣西北三十里有故微鄉

魯邑也今山東兖州府東平州西有微鄉城

左傳非都也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邑曰築都曰城

胡傳郿邑也凡用功大曰城小曰築故館則書築臺則書築囿則書築郿邑而書築者創作邑也其志不視歲之豐凶而輕用民力於其所不必為也則非人君之心矣

集說杜氏預曰郿魯下邑 范氏甯曰築不志凡志皆譏也築例時 啖氏助曰穀梁云山林川澤之利所以與民共也虞之非正也此當施於築囿之下不宜濫在此 劉氏敞曰郿者何內之邑也築之者何始作邑也何以書非常也 孫氏覺曰公羊謂之造邑陸氏從而廣之曰言城者城舊城也言築者築新邑也蓋臺囿無舊新為之者必皆曰築然則築郿者新城郿而為邑也不曰新無舊也不曰城無所

因也春秋之法興作皆書所以重民力謹天時也先書築郿而下書大無麥禾則公之興作不重民力可知矣　呂氏大圭曰十二公興力役莫甚於莊公築館者一築邑者一築臺者三城邑者二新延廏者一比事以考之而莊公之罪著矣其不城一邑不築一囿愛民力而重農事者惟僖公耳　張氏洽曰冬雖用民力之時而下書大無麥禾則築郿之不時可知矣　齊氏履謙曰莊公比年以來書日食者三大水者二大無麥禾者一告糴者一有蜚者一不雨者一而築郿新延廏城諸防築臺于郎于薛于秦城小穀不思所以畏天災恤民隱屢興工築為其所不當為宜乎春秋備書之以甚其惡　萬氏孝恭曰工役之多者書之以城工役之小者書之以築　李氏廉曰三傳皆以為築邑但公羊此條與成十八年築鹿囿皆云虞之非正也似以為田獵之地恐未必然

大無麥禾

胡傳 麥熟於夏禾成在秋而書於冬者莊公惟宮室臺榭是崇是飾費用浸廣調度不充有司會計歲入之多寡虛實然後知倉廩之竭也故於歲杪而書曰大無麥禾大無者倉廩皆竭之辭也民事古人所急食者養民之本不敦其本而肆侈心何以為國故下書臧孫告糴以病公而戒來世為國之不知務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麥熟於夏禾成在秋而書於冬者計食不足而後總書之 啖氏助曰公羊云先言築微而後書無麥禾諱以凶年造邑也案築微冬之初也無麥禾歲終乃書依先後記事耳何關諱乎穀梁云大者有顧之辭也案大者言其甚也稱有顧如何為義也 劉氏敞曰未有言災之者其曰大無

麥禾何大無麥禾非災也大無麥禾矣何以謂之非災竭也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大無麥禾病矣此饑也何以不言饑饑者在下也大無麥禾在上也古者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量入以為出豐年不奢凶年不儉計而後知之計之道盡矣制之道不盡也又曰說者或云實秋水傷稼諱之不言或云不勸農事故無災而饑皆失也推驗事實由魯不務蓄積日損月削以至於麥禾大盡而後覺之非令歲之事也是以不言水旱亦不言饑 張氏洽曰不言水旱而言大無麥禾天時人事兩不足也 程氏端學曰政事乖繆則天地變常稼穡不成不可委之於數春秋書之所以戒有國者謹敕人事燮理隂陽而已 汪氏克寛曰言大無見舉國皆無也二穀不升謂之饑五穀不升為大饑今大無麥禾則黍稷秫稻二麥俱無蓋禾者穀之總名故凡穀字皆從禾是不止二穀不升而

已然不書饑者以著人事之變而非天時之災也僖公之時大旱而傳言饑而不害宣襄書饑則由大水螽蝝之所致莊公無水旱螽螟之災而書大無麥禾所以著費出之無經蓄積之不素救荒之不預至於末如之何而乞糴於鄰國則莊公不君與國之無賢皆可見矣　湛氏若水曰周之冬乃夏之八九十月也至收成之時而後知麥禾皆無故曰大無也　趙氏恒曰此大無非由水旱若由水旱則麥熟於夏夏書之禾成於秋秋書之此為土功不息費用浸廣調度不充有司於歲杪會計知麥禾之在倉廩者皆竭也故書於冬也

臧孫辰告糴于齊

左傳冬饑臧孫辰告糴于齊禮也

公羊 告糴者何請糴也何以不稱使以為臧孫辰之私行也曷為以臧孫辰之私行君子之為國也必有三年之委一年不熟告糴譏也

穀梁 國無三年之畜曰國非其國也一年不升告糴諸侯告請也糴糴也不正故舉臧孫辰以為私行也國無九年之畜曰不足無六年之畜曰急無三年之畜曰國非其國也古者稅什一豐年補敗不外求而上下皆足也雖累凶年民弗病也一年不艾而百姓饑君子非之不言如為內諱也

胡傳 劉氏敞曰不言如齊告糴而曰告糴于齊者言如齊則其詞緩告糴于齊則其情急所以譏大臣任國事治名而不治實之敝也魯人悅其名而以急病讓夷為功君子責其實而以不能務農重穀節用愛人為罪

集說國語魯饑臧文仲言於莊公曰夫為四鄰之援結諸侯之信重之以昏姻申之以盟誓固國之艱急是為鑄名器藏寶財固民之殄病是待今國病矣君盍以名器請糴于齊公曰誰使對曰國有饑饉卿出告糴古之制也辰也備卿辰請如齊公使往從者曰君不命吾子吾子請之其為選事乎文仲曰賢者急病而讓夷居官者當事不避難在位者卹民之患是以國家無違今我不如齊非急病也在上者不卹下居官而惰非事君也文仲以鬯圭玉磬如齊告糴曰天災流行戾於敝邑饑饉荐降民羸幾卒大懼殄周公大公之命祀職貢業事之不共而獲戾不腆先君之敝器敢告滯積以紓執事以救敝邑使能共職豈惟寡君與二三臣實受君賜其周公大公及百辟神祇實永饗而賴之齊人歸其玉而予之糴　何氏休曰買穀曰糴據上大無麥禾知以國事行當言如也莊公享國二十八年而無一年之蓄危亡切近

故諱使若國家不匱大夫自私行糴也　孔氏穎達曰服虔云情急於糴故不言如齊告糴乞師則情緩於穀故云如楚乞師　趙氏匡曰譏臧孫為政無蓄也故以自行為文又曰穀梁云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正也告然後與之言内之無外交也此若不告彼何由知之　盧氏仝曰一不登而告糴鄰國責魯無儲蓄以擬凶災無恤民憂下之心兵革力役不息以致荒耗又明人君當謹積聚省財用以備凶年也

張氏洽曰一年不熟而上下相顧無以粒民重臣自往告糴若不遇齊桓則魯之民必至轉於溝壑矣

汪氏克寬曰經書王臣來求金則有求於我也書如楚乞師則有求於彼也今外傳紀如齊告糴而春秋變文書曰告糴於齊與歸粟於蔡同一書法所以著魯人請糴之急且沒公命以罪莊公之不君也然不書齊人歸粟於我者蓋春秋記約而志詳復書歸粟則辭費苟齊人不予之糴必不書臧孫之告糴矣　葵

丘五䇿曰無遏糴齊桓救災恤患之心其亦霸者之賢歟　邵氏寶曰國有饑饉卿出告糴古之制也然事不務本雖古也君子以為非古也　湛氏若水曰此與冬築郿大無麥禾同時而書則國之凶而無備無備而妄興作魯之為魯可知矣

丙辰　惠王十二年　二十有九年　齊桓二十一年　晉獻十二年　衛懿四年　蔡穆十年　鄭文八年　曹僖六年　陳宣二十八年　杞惠八年　宋桓十七年　秦宣十一年　楚成七年

春新延廐

左傳　書不時也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

公羊　新延廐者何修舊也修舊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凶年不修

穀梁 延廐者法廐也

胡傳 言新者有故也何以書昔韓昭侯作高門屈宜臼曰不時所謂時者非時日也人固有利不利時前年秦拔宜陽今年旱君不以此時恤民之急而顧益奢此所謂時詘舉贏者也故穀梁子曰古之君人者必時視民之所勤民勤於力則功築罕民勤於財則貢賦少民勤於食則百事廢矣大無麥禾告糴于齊冬築郿春新延廐以其用民力為已悉矣

集說 何氏休曰舊故也繕故曰新有所增益曰作始造曰築 杜氏預曰言新皆舊物不可用更造之辭 范氏甯曰周禮天子十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每廐一閑言法廐者六閑之舊制也 孔氏穎達曰馬之所處謂之廐延是廐之名名之曰延其義不可知也 楊氏士勛曰不言作者僖二十年

新作南門傳曰作爲也有加其度也彼謂加其度更增大之故云作此直改新故不言作周禮校人辨六馬之屬種馬一物戎馬一物齊馬一物道馬一物田馬一物駑馬一物是也鄭云玉路駕種馬戎路駕戎馬金路駕齊馬象路駕道馬田路駕田馬駑馬給官中之役是天子六種之馬分爲左右廄故十二閑也又云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二種鄭云諸侯齊馬道馬田馬各一閑駑馬則分爲三大夫則田馬一閑駑馬則分爲三是天子十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也　趙氏匡曰左傳云新作延廄若新作但當云作延廄不當云新　劉氏敞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所興作修舊多矣不必書也而延廄南門蓋微耳何故獨書哉又新宮災宣公之廟也太室屋壞魯公之廟也災與壞不能不修而經無修之文雉門及兩觀災記新作焉以此數者參之修舊不足書其書者皆非禮之制不務公室者也又曰昔僖公修泮宮

詩人頌之而春秋不書何哉泮宮者諸侯之學也僖公修之得其時制則諸侯之事也不可勝書故春秋不書也春秋以制度彌其上為法而詩人以恩厚愛其君為事詩有過厚而春秋無虛美此其所以異也然則其書延廄南門何哉延廄者天子之廄非諸侯之廄也南門者天子之門非諸侯之門也延廄之僭非莊公也過在可革而不革故曰新南門之僭自僖公始罪在不可為而為故曰新作夫春秋之記略常事簡小事謹大事所以經後世非史官之任也孫氏覺曰廄者馬之所在不可以不修然莊公不務治其國家一無麥禾告糴他國又興作以勞民盖莊公之新延廄於春秋興作之罪又甚焉 王氏葆曰養馬欲其富故馬廄謂之延延長也猶庫藏欲其有餘而謂之長府也 程氏端學曰新者徹其舊而一新之也延馬廄名國雖無饑用民必在農隙去年大無麥禾告糴于齊上下困之可知矣今春正當賑給勸

耕惠鮮窮困而奪其力傷其財見莊公之無志於救荒而厲民以畜馬有國家者知所鑒矣　汪氏克寛曰興工作以聚失業之人亦荒政之一事也而春秋書築郿新延廏以譏莊公何哉夫國有儲蓄倉廩實府庫充則興工作以聚窮民使無轉徙之患亦云可也今大無麥禾倉廩虛竭乞糴於鄰邦以救朝夕之急而猶興不急之役何莊公之不知務乃至此極耶

湛氏若水曰當春農作方興而舉工作焉是之謂小不時上年大無麥禾而與築郿相繼而興焉是之謂大不時　王氏錫爵曰禮凶年馬不食穀馳道不修去冬大無麥禾而今春新延廏廏有肥馬民有饑色矣其時若告糴之臧孫辰何曾無一諫耶

夏鄭人侵許

左傳　夏鄭人侵許凡師有鍾鼓曰伐無曰侵輕曰襲

集說高氏閌曰許鄭鄰也諸侯救鄭而許不至故侵之 張氏洽曰許鄭世讎也然許自盟幽之後不與於齊桓之會鄭人侵之或齊之命與自後許始從中國

秋有蜚蜚扶味反

左傳為災也

公羊何以書記異也

穀梁一有一亡曰有

集說劉氏向曰蜚色青非中國所有南越盛暑男女同川淫風所生為蟲臭惡公取齊淫女故蜚至天戒以為將生臭惡聞於四方也 劉氏敞曰負蠜性不食穀食穀為災介蟲之孽 啖氏助曰左氏云

凡物不為災不書春秋紀異多矣何必為災乃書

劉氏敞曰蜚之為物狀若牛而白首一目虵尾行水則竭行草則死見則其國大疫　羅氏願曰負蠜今謂之蜚蠦蟲好以清旦集稻上食稻花田家率以蚤作掇拾置他所日出則散去既食稻花又其氣臭惡能熯稻使不蕃春秋書之當由此爾　張氏洽曰書有言本無也　汪氏克寛曰爾雅通志本草皆以蜚為蟲山海經以蜚為獸但負盤常有當如書螽書螟不當書有姑并識以俟參考　王氏樵曰爾雅蜚蠦肥郭璞注蜚即負盤臭蟲劉歆以為負蠜江休復雜志唐彥猷有舊本山海經說蜚處淵則涸行木則枯疑春秋所書即此物若是負蠜不當書有謂之多可也

案春秋災異並書蜚之為物魯本無而今有之則異也能食稻花使稻不蕃則災也若劉氏敞所謂一目

而虬尾者則山海經所載姑竝存之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集說何氏休曰國滅卒者從夫人行待之以初也杜氏預曰紀國雖滅叔姬執節守義故繫之紀賢而錄之 楊氏士勛曰內女嫁於大夫則不書卒為媵亦如之今既書卒故知賢也 家氏鉉翁曰滅國不葬此以賢叔姬故特書葬娣媵不葬此以賢叔姬故與伯姬俱得葬春秋以叔姬秉節守義不為國亡而變其所守特錄之以垂訓後世 吳氏澂曰叔姬娣也魯紀之待叔姬與叔姬之自待其身皆與伯姬同春秋備書之此蓋莊公以為姑而為服大功之服也按叔姬莊十二年歸酅此卒于酅也紀滅而猶繫之紀蓋國亡無所依託雖寄寓于酅以待死其為紀國夫人之娣則如初也 李氏本曰不書日國亡

無訃者也猶書卒者魯人聞而往弔恩禮有加焉

案紀叔姬書卒先儒皆以為賢其守節此不易之論也胡傳獨以為卒叔姬者見紀侯之異於太王則非春秋之旨矣

城諸及防

左傳書時也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

穀梁可城也

集說杜氏預曰今九月周十一月角亢晨見東方三務始畢戒民以土功之事大火心星次角亢而見者致築作之物十月定星昏而中樹板榦而興作日南至微陽始動而息　孔氏穎達曰此言城諸及

防文十二年城諸及鄆定十四年城莒父及霄襄十年傳晉師城梧及制同時城二邑者皆言及穀梁傳曰以大及小也何休云諸君邑防臣邑言及別君臣之義賈逵云言及先後之辭杜不爲注先後之辭是也　揚氏士勛曰左氏之例城有時與不時隐七年傳云凡城之志皆譏也此云可城也者傳以得土功之節者則譏之淺失土功之時者責之深故傳曰可城也不謂此城無譏也　啖氏助曰穀梁云以大及小也此但依先後次第何小大乎　劉氏敞曰言及先諸而後防也　家氏鉉翁曰魯國比歲凶饑而莊公輕用民力不惟城一邑又併城二邑故雖時而必書所以譏也　吳氏澂曰凡書土功雖時非善之也愈於非時者爾其間亟興土功而亟書之不繫乎時與不時皆貶也前年冬築郿大饑而告糴此年春新延廄於是又城諸防豈不爲亟而譏之乎　汪氏克寛曰左氏以謂書時也穀梁以謂可城特拘於常例

農隙之時而不知莊公之城非其時也 卓氏爾康
曰城邑築聚為扞圉而設本非無故非時書時亦書
興土勞民國家所
重不得不書也

附録左傳 樊皮叛王

丁巳惠王十三年 三十年 齊桓二十二年晉獻十三年衛懿五年蔡穆十一年鄭文九年曹僖七年陳宣二十九年杞惠九年宋桓十八年秦宣十二年楚成八年

春王正月

附録左傳 春王命虢公討樊皮夏四月丙辰虢公入樊執樊仲皮歸於京師

夏師次于成 左無師字

穀梁 次止也有畏也欲救鄣而不能也不言公恥不能救鄣也

集說 杜氏預曰齊將降鄣故設備 陳氏傅良曰此其書次何以是為不足書也甚矣莊之不競於齊也君父死焉不能討謀紀而齊滅紀及齊圍郕而郕降於齊於是次成齊人降鄣雖罪齊桓也譏莊公之身不可以不貶也 張氏洽曰任公輔曰人微師少不見於經當從公穀書師 汪氏克寬曰趙氏謂魯欲會齊圍鄣至成待命夫欲救患而不能謀陵弱而為援皆罪也然鄣乃紀之附庸覲魯之加恩禮於紀叔姬則未必合兵以滅鄣蓋魯莊有姑息之愛婦人之仁而畏齊強盛不敢援鄣故佯為救鄣之虛名猶次滑之意耳 湛氏若水曰著妄動之兵也夫鄣紀之遺邑也公念伯姬之親叔姬之賢欲存之以為紀後則當請之於齊不獲則聲罪決戰以存之可也欲救鄣而兵出畏齊而不前次于成焉非妄動而何

附録左傳楚公子元歸自伐鄭而處王宫鬬射師諫則執而梏之　秋申公鬬班殺子元鬬穀於菟為令尹自毁其家以紓楚國之難

秋七月齊人降鄣降户江反鄣音章　鄣杜注紀附庸國東平無鹽縣東北有鄣城今東平州東六十里有鄣城集即鄣故城也

穀梁降猶下也

胡傳降者脅服之辭前書郱降于齊師意責魯也此言齊人降鄣專罪齊也鄣者紀之附庸微乎微者也齊人不道肆其强力脅使降附不書鄣降而曰降鄣者以齊之强故罪之深以鄣之微故責之薄春秋之法扶弱抑强明道義也霸者之政以强臨弱急事功也故曰五霸三王之罪人仲尼之徒無道桓文

之事
者
集說 杜氏預曰小國孤危不能自固蓋齊遥以兵威脅使降附 孔氏穎達曰計紀侯去國至此二十七年則邑不得獨存此蓋附庸小國若郭鄣者也不言侵伐蓋以兵威脅使降附 趙氏匡曰凡服從內附曰降不言鄣降降由於齊 孫氏復曰案八年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先言圍而後言降此直書齊人降鄣者惡齊強脅且見鄣微弱不能伉齊之甚也 劉氏敞曰公羊曰降之者取之也不言取之為桓公諱也非也取之固曰取之降之固曰降之遷之固曰遷之非可相假借為諱避也多見其惑也 孫氏覺曰春秋書降者二降服之名也八年郕降于齊師不曰齊師降郕而曰郕降者是時齊魯之師相會圍郕郕不降於魯而自降齊耳今書齊人降鄣非鄣欲降也齊強降之耳 蘇氏轍曰鄣紀之附庸也

齊人力降之復為附庸故不言滅紀已入齊鄣無所附故不言取　萬氏孝恭曰以齊桓之賢嘗有存亡繼絶之功得鄣之地不足以為廣并鄣之衆不足以為強乃必降而有之使紀之土地人民無復孑遺聖人所以書降鄣而深致其誅貶也　湛氏若水曰五霸假之也猶將假仁義而為之恤小尊王皆其事今鄣無罪以勢降取之是強陵弱衆暴寡利人之有下負恤小之義上冒無王之罪何仁義之假乎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穀梁　閔紀之亡也

胡傳　滅國不葬此何以葬賢叔姬也紀侯既卒不歸宗國而歸于酅所謂秉節守義不以亡故而踰婦道者也故繫之於紀而録其卒葬先儒謂賢而得書是也賢而得書所以為後世勸也

集說 杜氏預曰以賢錄也無臣子故不作諡 劉氏敞曰滅國不葬此何以葬順紀季而賢叔姬也何賢乎叔姬紀侯大去其國叔姬從焉紀侯卒叔姬歸于酅婦人從人者也從不失節以是為賢也 孫氏覺曰叔姬之卒又錄其葬以為於喪滅之中能以節義自守故嘉之也 高氏閌曰復繫之紀不以酅易紀也 張氏洽曰紀叔姬從一而終不以存亡貳其心故詳錄其生死又紀魯之往葬皆以正夫人之禮書之所以明婦行以示後法也 家氏鉉翁曰娣媵不葬此以賢叔姬故與伯姬俱得葬 汪氏克寬曰春秋國滅而書葬者三書齊侯葬紀伯姬以見齊侯迫滅紀國夫人在殯而不及葬也書葬陳哀公以見楚雖滅陳而陳人尚能葬其君也惟紀叔姬則以其賢故因魯人往葬而特書之然國滅而葬其君夫人若娣媵皆閔其亡滅而存之之意也故朱子綱目書魏葬漢獻帝晉葬魏元帝宋葬晉恭帝亦聖人存

亡繼絶之遺旨也 張氏溥曰叔姬不歸魯而歸酅死則仍繫之紀其志也春秋賢之甚書之詳桓莊二姜可以感矣

案叔姬書葬既以見叔姬之賢亦因魯之往葬也公羊謂徒葬乎叔者非也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集說 范氏甯曰救日用牲既失之矣非正陽之月而又伐鼓亦非禮

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 濟子禮反 魯濟杜注濟水歷齊魯界在齊界為齊濟在魯界為魯濟

左傳 冬遇于魯濟謀山戎也以其病燕故也

燕杜注燕國薊縣遼改為析津縣金改為大興縣今屬順天府

穀梁及者内為志焉爾遇者志相得也

集說許氏翰曰齊桓伐郎伐鄭伐徐皆以宋人主兵與公會城濮而後伐衛與公遇魯濟而後伐戎以是知桓公之霸不自恃也用人之能以為能集人之功以為功遂能力正天下澤濟生民　張氏洽曰簡禮以議軍旅之事所謂定其交而後求者歟

齊人伐山戎

公羊此齊侯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子司馬子曰盖以操之為已蹙矣

胡傳齊人者齊侯也其稱人譏伐戎也自管仲得政至是二十年未嘗命大夫為主將亦未嘗興大

衆出侵伐故魯莊十一年而後凡用兵皆稱人者以將卑師少爾令此安知其非將卑師少而獨以為齊侯何也以來獻戎捷稱齊侯則知之矣夫北戎病燕職貢不至桓公內無因國外無從諸侯越千里之險為燕闢地可謂能修方伯連帥之職何以譏之乎桓不務德勤兵遠伐故特貶而稱人以為好武功而不修文德者之戒也然則伐楚之役何以美之其謂退師召陵責以大義不務交兵而強楚自服乎觀此可以見聖人強本治內柔服遠人之意矣

集說史記齊世家山戎伐燕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至於孤竹命燕君納貢於周諸侯聞皆從之　劉氏敞曰此齊侯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齊侯曰我北伐山戎至於孤竹海濱諸侯莫敢不來雖三代受命何以異蓋封乎太山禪乎梁父齊之僭天子自伐山戎始焉又曰桓公之威行乎天下天子不能制矣如

是而又越竟以伐山戎諸侯震恐其重過於萬乘乃沛然自得矜功而語受命此君子所惡也故貶而人之又曰穀梁曰其曰人何也愛齊侯乎山戎也又曰則非之乎善之也非也春秋以人貶之云爾豈曰以人愛之云爾貶則人之愛則人之誰且能識其善惡哉　呂氏大圭曰經凡稱人者皆略辭用兵而非有大役者皆稱人今山戎之役其齊侯乎其將卑師少乎愚不得而知也以僖十年齊侯許男伐北戎之辭觀之則伐北戎為齊侯親往伐山戎為將卑師少於義可通不然一齊侯也前伐山戎則稱人後伐北戎則稱侯前後互異誰能曉之愚謂稱人者其辭輕稱爵者其辭重將卑師少則其辭輕齊侯親往則其辭重此自制言之體耳何必多為之說哉　胡氏寧曰楚頻侵鄭鄭乃內地故齊桓伐楚聖人取之山戎遠地也齊桓為燕而伐戎聖人則貶之於此可見帝王用兵之意矣　張氏洽曰中國之聲教未洽近有荆

楚為患尚未正罪而勤兵於遠其治之先後兵之次第皆失之矣故齊侯自出而書人以譏之 李氏廉曰案外傳曰齊桓南征伐楚濟汝踰方城望汶山使貢絲於周而反荆州諸侯莫敢不來服遂北伐山戎荆令支斬孤竹而南歸海濵諸侯莫敢不來服攘白狄之地至於西河方舟設泭乘桴濟河縣車束馬踰大行與辟耳之谿拘夏西服流沙西吳南城周反胙於絳嶽濵諸侯莫敢不來服而大朝諸侯於陽榖此雖戰國間誇大之辭然亦足以見桓公勞師遠伐之實故具於此 汪氏克寛曰上遇魯濟謀山戎下獻捷皆以齊侯書則知伐山戎非微者矣 王氏樵曰據史記山戎伐燕燕告急於齊則不得不救然春秋不以救書而下書獻戎捷則齊侯之志實在遠略宰孔已知之矣

案齊人伐山戎榖梁以為善齊桓救燕以通職貢胡傳本公羊貶之之說以為譏勤遠略盖皆謂齊桓親

行而其實非也僖十年伐北戎又稱齊侯善耶貶耶公穀與胡氏皆無傳何耶以外傳考之齊桓親伐山戎在伐楚之後葢僖十年之役桓乃親行故書齊侯是年不過遣將薄伐故循將卑師少之例而稱人也至於會魯濟獻戎捷齊魯鄰封嵗一相見恒事爾不足為伐戎之證也經未嘗書戎伐燕亦未嘗書齊救燕則以書人為善救燕者亦非也救邢救許皆書於册何獨於救燕則没而不書耶故公穀胡傳俱删而貶者皆不録

凡以書人為

戊午惠王十四年 三十有一年齊桓二十三年晉獻十四年衛懿六年蔡穆十二年鄭文十年曹僖八年陳宣三十年杞惠十年宋桓十九年秦成公元年楚成九年

春築臺于郎

公羊何以書譏何譏爾臨民之所漱浣也

胡傳何以書厲民也天子有靈臺以候天地諸侯有時臺以候四時去國築臺於遠而不縁占候是為游觀之所厲民以自樂也

集說董氏仲舒曰譏驕溢不恤下也　何氏休曰無垢加功曰漱去垢曰浣齊人語也譏者為瀆下也禮天子外屏諸侯内屏大夫帷士簾所以防泄慢之漸也登高遠望人情所樂動而無益於民者雖樂不為也四方而高曰臺　杜氏預曰書築臺刺奢且非土功之時　徐氏彦曰郎臺近泉臺文十六年傳云未成為郎臺既成為泉臺彼注云既成更以所置名之者即其近泉之明證也　孫氏復曰莊比年興作令又一歳而三築臺妨農害民莫甚於此　劉氏敞曰譏厲民也去國而築臺是樂而已矣　程氏端

學曰春築則奪農時于郎則非其地縱耳目之欲而不恤國事劉氏所謂厲民以自樂者也　汪氏克寬曰楚靈為章華之臺伍舉極諫以為先君為臺高不過望國氛大不過容宴豆其所不奪穡地其為不匱財用瘠磽之地於是乎為之四時之隙於是乎成之非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使魯臣有如伍舉者言於莊公則三臺之築或少省矣　湛氏若水曰書春築臺于郎則妨時勞民非聖人節用愛人使民以時之道矣

夏四月薛伯卒

集說俞氏皋曰不日不名闕文也　李氏廉曰薛以隱十一年來朝稱侯今稱伯諸傳皆無文杜氏於滕紀降爵皆以為時王所黜此獨不注或以為齊桓所黜亦未有考

案薛稱伯時王所黜也義見桓二年滕子來朝下

築臺于薛薛杜注魯地今山東兖州府滕縣東南有薛城

公羊何以書譏何譏爾遠也

集說何氏休曰禮諸侯之觀不過郊　孫氏覺曰春築臺于郎夏築臺于薛莊公務一身之娛而勞民如此　俞氏皋曰鄭氏曰薛有二秦有二薛國在徐州秦國在隴城莊三十一年築臺于薛于秦皆魯地也　王氏元杰曰莊公自即位以來災異累登於冊星隕日食之變螟螽蜚蜮之災大無麥禾三書大水倉廩罄竭告糴他邦正宜謹戒懼以荅天心崇節儉以紓民力方且城諸及防築郿新廄甚至一年之間三舉築臺之役是豈君國子民之道耶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左傳　非禮也諸侯不相遺俘

公羊　齊大國也曷為親來獻戎捷威我也其威我奈何旗獲而過我也

胡傳　軍獲曰捷獻者下奉上之辭齊伐山戎以其所得躬來誇示書來獻者抑之也後世宰臣有不賞邊功以沮外徼生事之人得春秋抑戎捷之意

集說　何氏休曰旗軍幟名各有色與金鼓俱舉使士卒望而為陳者旗獲建旗懸所獲以過魯也

孔氏穎達曰捷勝也戰勝而有獲獻其獲故以捷為獲也釋例曰歸者遺也獻者自下奉上之稱遺者敵體相與之辭傳曰諸侯不相遺俘齊侯楚人失辭稱獻失禮遺俘故因其來辭見自卑也以其大卑故書

以示過此經言獻捷傳言遺俘則是獻捷獻因俘也襄八年邢丘之會傳稱鄭伯獻捷於會又曰獲司馬燮獻於邢丘是獻俘謂之捷也襄二十五年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傳稱司空致地司徒致民是不以俘因歸也亦云子產獻捷於晉然則無因而獻其功空有器物亦稱捷也　孫氏復曰戎捷伐山戎之所得也齊侯來獻戎捷非禮也　劉氏敞曰穀梁曰內齊侯也不言使內與同不言使也非也若都不稱齊又不言來則信可謂內與同矣今既稱齊又曰來獻齊非吾國也來非不外也雖匿其使名猶是齊來獻捷也安見內乎又曰軍得曰捷戎菽也荏菽者豆爾齊侯伐山戎乃取其豆與諸侯不近事理　王氏葆曰伐山戎有恃勝危師之道故抑而稱人今以方伯而躬獻戎捷於侯國有矜功失節之恥故愧之而稱爵聖人抑揚之道不可一端求也　張氏洽曰齊桓恃功而不知禮魯不當納而輕受之皆罪也　趙氏鵬

飛曰獻捷於王猶可言也獻捷於魯其甲甚矣齊葢以為威魯而魯坐受戎捷其為榮大矣又何懼耶

黄氏震曰岷隱曰魯濟之謀莊公與焉捷獲而過我因歸功於魯云爾敵愾獻功諸侯事天子之禮也齊與魯皆失之　俞氏臯曰程子曰齊伐山戎得其捷齊侯躬來夸示以威我而聖人書曰來獻者抑之也

僖二十一年楚人使宜申來獻捷義與此同　李氏廉曰獻捷例二胡氏於此條兼用左氏公羊之說穀梁以為内齊侯而不稱使葢拘於楚人使宜申之例不知此乃齊侯自伐戎歸道經魯而躬來也其言軍獲曰捷者得之

案黄氏震謂捷獲而過我李氏廉以為道經魯而躬來皆非也齊在魯北燕與戎又在齊北伐戎而過魯此說之不可通者故不敢

秋築臺于秦秦杜注東平范縣西北有秦亭今在山東東昌府范縣南三里

公羊何以書譏何譏爾臨國也

穀梁不正罷民三時虞山林藪澤之利且財盡則怨力盡則懟君子危之故謹而志之也或曰倚諸桓也桓外無諸侯之變内無國事越千里之險北伐山戎為燕辟地魯外無諸侯之變内無國事一年罷民三時虞山林藪澤之利惡内也

集說何氏休曰言國者社稷宗廟朝廷皆為國明皆不當臨也臨社稷宗廟則不敬臨朝廷則泄慢也　張氏洽曰莊公一歲三築臺所謂及是時般樂怠敖者則治國治家之當務荒廢多矣此所以逾年身死而蕭牆之禍至奕世而不能定也可不鑒哉湛氏若水曰三時役民民力竭矣民時妨矣魯莊之

棄其民至此極矣其不亡者幸爾　張氏溥曰二十八年築郿則大無麥禾二十九年新延廏城諸防則有蜚三十一年三築臺則冬不雨莊公歲勤民歲有災也猶不知懼耶

冬不雨

公羊何以書記異也

集說何氏休曰京房傳曰旱異者旱久而不害物也斯祿去公室福由下作故陽雖不施而陰道獨行以成萬物也先是比築三臺慶父叔牙專政之應劉氏敞曰何以書記異也曷為或歷時而言不雨或歷月而言不雨一時不雨則書之一時不雨書之常也歷時而言不雨慢也無志乎民也歷月而言不雨閔也有志乎民也　孫氏覺曰春秋書不雨者七陰陽不和之異也人物在天地間皆仰陰陽以生陰

陽不和則物必不遂故春秋之法一時不雨則書不以為災也興之大者不可不記也　蘇氏轍曰凡不雨甚則曰大旱甚而歷時則首月必書　程子曰一歲三築臺明年春城小穀故冬書不雨閔之深也

呂氏大圭曰僖文之不雨或歷三時或歷四時此一年纔一時不雨爾二百四十二年一時不雨者豈止一年而已而此特書之者莊公亟興土功屢見災異故詳志之也　張氏洽曰莊公無閔雨之志獨酉戌亥之月不雨故不得歷時而言也　陳氏深曰洪範曰僭恒暘若經時不雨僭之咎徵也當時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故其應必至也　程氏端學曰冬不雨不害禾稼而亦書者見聖人燮理陰陽無所不至不但為害禾稼書也蓋致中和則天地自位風雨以時萬物生育在其中矣　李氏廉曰經書不雨七趙子曰凡經時不雨告廟則書此年及僖二年冬三年春夏兩書皆每時而一書也文二年十年十三年三書皆

歷時而總書也

己未 惠王十五年

三十有二年 齊桓二十四年晉獻十五年衛懿七年蔡穆十三年鄭文十一年曹僖九年陳宣三十一年杞惠十一年宋桓二十年秦成二年楚成十年

春城小穀 小穀范氏甯曰魯地程氏迥曰齊地別有穀在濟北有管仲井非小穀也

集說 高氏閌曰杜預以小穀為齊邑左傳云為管仲城之若然聖人亦當異其文而繫之齊且公雖感齊桓之私豈肯為管仲城邑昭十一年傳云齊桓城穀而寘管仲焉齊自有穀如文十七年盟穀宣十四年會穀此齊穀也非魯之小穀 薛氏季宣曰莊公六年後無麥苗大無麥禾螟麋蜮蜚相繼而有大水者三中君尚當少警而公之軍旅盟會未嘗休息至於侈心一起因娶而觀社丹楹刻桷告糴之時築

郿次年新廏城諸防去年三築臺而不雨今又城小穀平歲猶不可况荐饑而輕用民力乎　張氏洽曰小穀魯地泰山孫氏曰曲阜西北有小穀城　胡氏曰孫魯人也而終身學春秋其考此事必詳矣　趙氏鵬飛曰左氏非國史以其所聞取經文之近者合之昭十一年楚申無宇曰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於今賴之而莊三十二年偶有城小穀之事左氏遂曰為管仲也是左氏取申無宇之言而偶合之也杜氏因左氏而齊無小穀因以小穀為穀城曰穀城齊地穀城固齊地而安可强改小穀為穀城耶范甯曰小穀魯地為得其正矣發微謂曲阜西北有小穀城則小穀魯城甚明左氏之說無足據矣　李氏廉曰案小穀公羊無傳穀梁及孫氏胡氏張氏皆以為魯邑故書法比於内城而左氏以為為管仲城者纂例亦從之以楚丘下陽等不繫國之例例之則杜氏說亦可通但僖公七年夫人會穀二十六年公以楚伐齊

取穀寘桓公子雍於穀二十八年使申叔去穀襄十九年士匄侵齊至穀後又有齊師違穀七里之說經傳皆止書穀而未有言小穀者則杜氏為不通矣且桓公之有功於魯在高子來盟之後此時桓未見有功之迹考之前後皆不合故當從穀梁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梁丘杜注高平昌邑縣西南今山東兖州府城武縣東北三十里有梁丘山山南有梁丘城

左傳齊侯為楚伐鄭之故請會於諸侯宋公請先見於齊侯夏遇於梁丘

穀梁遇者志相得也梁丘在曹邾之間去齊八百里非不能從諸侯而往也辭所遇遇所不遇大齊桓也

集說 張氏洽曰齊不以伯主自居以梁丘近宋而先之也 趙氏鵬飛曰春秋之世諸侯強大者齊晉宋也晉怙其強終齊桓之伯未嘗一同其會盟宋於晉亞也故齊兵再伐而後得之既得之則再會于鄭以堅其心又為之伐鄭以悅其意自非大盟會大征伐不敢先之必推之以為主所以為諸侯之倡而就伯功也幽之再盟於是又五年矣齊侯懼諸侯之離故遠遇宋公于梁丘蓋以卜諸侯之從違宋無貳心則不必會諸侯也 家氏鉉翁曰左傳謂齊桓以楚人伐鄭故欲會諸侯宋公請先見為此遇則是遇也齊宋謀所以捍楚而救鄭者伯主能虛己以求人宋公能悉力以輔伯故春秋特以爵序 程氏端學曰伐國先書主兵會盟先書主會主盟以遇禮見仍以爵為首 李氏廉曰齊侯欲伐衛而先會魯欲謀鄭而先遇宋魯宋之輔伯誠有功矣 汪氏克寬曰何休謂遇禮近者為主遠者為賓然隱八年莊四年

兩遇于垂垂衛地而衛序齊宋下盖盟會則序主會者居上若遇則以簡禮相見比於不期而邂逅莫適為主故以爵之尊卑為序爵同則以國大小為序爾張氏溥曰遇魯濟則親至魯遇梁丘則序先宋遇固簡禮齊獨執謙其能定伯宜也

附録左傳秋七月有神降於莘惠王問諸内史過曰是何故也對曰國之將興明神降之監其德也將亡神又降之觀其惡也故有得神以興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王曰若之何對曰以其物享焉其至之日亦其物也王從之内史過往聞號請命反曰號必亡矣虐而聽於神神居莘六月號公使祝應宗區史嚚享焉神賜之土田史嚚曰號其亡乎吾聞之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號多涼德其何土之能得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左傳初公築臺臨黨氏見孟任從之閟而以夫人言許之割臂盟公生子般焉雩講於梁氏女公子觀之圉人犖自牆外與之戲子般怒使鞭之公曰不如殺之是不可鞭犖有力焉能投蓋於稷門公疾問後於叔牙對曰慶父材問於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公曰鄉者牙曰慶父材成季使以君命命僖叔待於鍼巫氏使鍼季酖之曰飲此則有後於魯國不然死且無後飲之歸及逵泉而卒立叔孫氏

逵泉杜注魯地今山東兖州府曲阜縣南五里逵泉是也

公羊曷為不言剌為季子諱殺也曷為為季子諱殺季子之遏惡也不以為國獄緣季子之心而為之諱季子之遏惡奈何莊公病將死以病名季子季子至而授之以國政曰寡人即不起此病吾將焉致

乎魯國季子曰般也存君何憂焉公曰庸得若是乎牙謂我曰魯一生一及君已知之矣慶父也存季子曰夫何敢是將為亂乎夫何敢俄而牙弒械成季子和藥而飲之曰公子從吾言而飲此則必可以無為天下戮笑必有後乎魯國不從吾言而不飲此則必為天下戮笑必無後乎魯國於是從其言而飲之飲之無傫氏至乎王堤而死公子牙今將爾辭曷為與親弒者同君親無將將而誅焉然則善之與曰然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季子殺母兄何善爾誅不得避兄君臣之義也然則曷為不直誅而酖之行誅乎兄隱而逃之使託若以疾死然親親之道也

牙有今將之心而季子殺之其不言刺者公羊胡傳以為善之也陸淳曰季子恩義俱立變而得中夫子書其自卒以示無譏也得之矣

集說陸氏淳曰公羊云不稱弟殺也案書公子常例也叔肸書弟自特書爾不得引以為義　石氏介曰兄弟之親君臣之義皆不可廢也一之於愛則義有所不立一之於義則愛有所不行於此之際非聖賢不能處也武王終管蔡導武庚以叛周公顧兄弟之愛則國必敗君必危周公不以天下徇一人之私不以私愛廢君臣之義仗大義而誅之後世不以為不仁叔牙欲立慶父季友顧兄弟之愛則慶父必立魯國必亂季子不以私恩害天下之公不以一人易一國之利奮大公而酖之後世必有以察之周公誅管蔡則暴其罪季友酖叔牙則微其跡二叔之罪已彰僖叔之罪尚隱而不可知也故以自卒為文也　劉氏敞曰君親無將將而誅焉季友之除惡也於未形君子以為賢於誅又曰公子牙殺也而卒之殺之當其罪故遂其隱之之意也當是時魯人知公子牙之當其罪而莫知季友之誅也聞牙之死而莫謂季友

之誅也使季子誅不緣君誅不當罪則春秋猶將探其專誅之惡以示後世矣聖人原情議獄以季子之為忠於國而適於權故平其文使若自死然　蘇氏轍曰叔牙將為亂而未成季友因其未成也誅之而不名其罪且不廢其後兄弟之恩君臣之義至矣故從而書之曰公子牙卒以為得其道也　陳氏傅良曰季友以君命酖牙也則其書卒何喪以大夫之禮也牙將與慶父夫人為亂雖酖之而立叔孫氏使若死於位然是喪以大夫之禮也春秋之法苟有誅意於其臣雖自殺也亦書殺此殺也吾從而卒之則何以傳信於萬世不卒之則無以察魯人之心也緣君臣之誼不得私其親緣親親之恩不與國人慮兄弟也　張氏洽曰或謂雖殺叔牙無補於後日子般閔公之禍是不然文姜以來胎養亂本至此已成使牙不誅則莊公之薨慶父叔牙强盛雖有季子之忠秉禮之俗亦無所措其手矣故牙之誅乃魯國存亡之

幾慶父成敗之決也春秋所以原其心而為之諱也
季氏廉曰杜氏曰牙慶父同母弟謚僖叔又曰慶父莊公庶兄又曰公子友莊公之母弟是慶父與牙同母而莊公與友同母也莊二十七年公羊傳曰公子慶父公子牙公子友皆莊公之母弟也二家不同要之杜氏得之蓋慶父伐於餘丘時莊公年方十五不得有弟能主兵且慶父以孟為氏是長庶之明證也傳稱季友文姜之愛子與公同生是友為莊公母弟之證也但慶父本孟氏而經皆書仲孫者仲其字也共仲其謚也其後子孫以字為氏而時人猶以其長房而稱孟氏也此三家之始故詳具於此　汪氏克寬曰或謂牙乃叔孫氏之祖其卒距公薨時尚一月苟以是誅牙則慶父何為尚執國柄且書法全不寓微意牙實自卒夫季友非不欲誅慶父以其握兵權而莫如之何也苟謂經不寓意則當時季友隱其跡聖人因之而書卒以示季友之殺兄無罪若疑叔

孫之有後則共仲以罪自經亦有後也況春秋之亂賊如齊殺無知而其後有仲孫湫宋殺督而其後有華耦華喜陳殺徵舒而其後有夏齧夏區夫安得謂為惡之臣而不以為祖耶　王氏樵曰周禮小司寇同族有罪不即市文王世子曰刑於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也魯之處牙自是遵用此故事爾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左傳　子般即位次于黨氏

公羊　路寢者何正寢也

穀梁　路寢正寢也寢疾居正寢正也男子不絕於婦人之手以齊終也

胡傳　趙匡曰君終必於正寢就公卿也大位姦之窺也危病邪之伺也若蔽於隱是女子小人得行

其志矣然則莊公以世嫡承國不為不貴周公之後奄有龜蒙不為不强即位三十有二年不為不久薨于路寢不為不正而嗣子受禍幾至亡國何也大倫不明而宗嗣不定兵柄不分而主威不立得免其身幸矣

集說何氏休曰公之正居也天子諸侯皆有三寢一曰高寢二曰路寢三曰小寢父居高寢子居路寢孫從王父母妻從夫寢夫人居小寢在寢地加錄內也夫人不地者外夫人不卒內書薨已錄之矣故出乃地　范氏甯曰公薨皆書其所謹凶變　啖氏助曰莊公正終而嗣禍分位不明而閨闈不修也故宗嗣素定之兵權散主之閨闈嚴飭之女子小人不尸重任賢良受託鼎足交輔則篡弒之禍曷由至哉　李氏廉曰魯十二公得終於路寢者三公莊宣成而已又曰莊公在位三十二年乃無志不立之君也

春秋自九年以前書逆王姬會伐衛次于滑狩于禚及圍郕盟蔇納糾皆罪其忘復讎之義也自十年以後齊桓方興國事未立故長勺之役魯勢稍振兩敗宋師刼齊歸地齊桓亦屈意結魯以成伯業故數年之間魯國無事正當明其政刑以貽後嗣而乃受制文姜娶讎女以續宗祀三年三至齊廷遇穀盟扈皆為婣好而出未聞秉禮之君若是也故自二十四年以前書納幣觀社丹楹刻桷逆女用幣皆為一經之特筆然多麋有蜮大水日食之迭見天意未忘乎魯荆人祭叔蕭叔杞伯之迭至人心尚歸乎魯幽之盟城濮之會魯濟之遇伯主亦有資乎魯宜可以有為也而乃勤民縱欲築郿新廐城諸防城小穀一歲而三築臺焉坐置其國於宴安沈酣之域欲無危得乎至於亂本之成始於文姜成於哀姜而孟任之嬖女公子之侮家道泯然矣豈特慶父之得兵權而已哉

冬十月已未子般卒已未公穀作乙未般音班

左傳冬十月已未共仲使圉人犖賊子般於黨氏成季奔陳立閔公

公羊子卒云子卒此其稱子般卒何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子般卒何以不書葬未踰年之君也有子則廟廟則書葬無子不廟不廟則不書葬

胡傳初公築臺臨黨氏見孟任生子般焉般嘗鞭圉人犖公薨般即位次于黨氏慶父使犖賊般成季奔陳立閔公昔舜不告而娶恐廢人之大倫以懟父母君子以為猶告也莊公過時越禮謬於易基乾坤詩始關雎大舜不告而娶之義甚矣而子般乃孟任之所出也胡能有定乎雖享國日久獲終路寢而嗣子見弒幾至亡國有國者可不以為戒哉

集說范氏甯曰在喪故稱子般其名也莊公大子不書弒諱也　劉氏敞曰穀梁曰日卒正也不日故也有所見則日非也若有所見又不日豈不益明乎何若日之與正卒相亂哉用此觀之非聖人之意明矣　張氏洽曰子般見弒而書卒者諱之也莊公主魯之社稷而君道不立上不能正其母使出入淫縱配耦不早致冢嗣之位不足以自定内失閑家之道而使圉人犖得以戲女公子覬其告子般之言非不知犖之可誅而欲以誅殺之權委其子亦終不能殺而貽身後之患春秋自夫人孫齊以來三十年間備載莊公内治之失而終之以此所以罪其為風教之本而不免於首惡也　陳氏深曰子般孟任所出始之不正故羣公子心不服季子以死奉般而立之正也然季子不酖叔牙以遏其惡則公不得正終般不得繼立既立矣其如哀姜妬悍不樂孟任之子得立而慶父久通哀姜志欲取國哀姜力為圖之則子

般安得保其位此皆莊公内治之失捴成其禍僅免其身卒弑二嗣也　李氏廉曰魯嗣子卒者三子般子赤子野先君未葬則名之父前子名也既葬不名赤是也　汪氏克寛曰或謂般之卒非遇弑令以經考之莊公之薨十一月始葬季友之出隠而不書閔立二年而即見弑則莊死之時内亂可知矣屬辭比事論之般非令終傳必有據茍謂子般自卒而慶父請於齊以立閔公則慶父曷為又弑之耶茍以子般之卒與子野同則昭公以娣之子穆叔不欲而卒立之國以無事昭公又書即位與閔公異何耶

公子慶父如齊

胡傳子般之卒慶父弑也宜書出奔其曰如齊見慶父主兵自恣國人不能制也昔成王將終命大臣相康王方是時掌親兵者太公望之子伋也宰臣名公奭命仲桓南宫毛取二干戈虎賁百人於伋以

逆嗣子伋雖掌兵非有宰臣之命不敢發也名公雖制命非二諸侯將命以往伋亦不承也兵權散主不偏屬於一人可知矣今莊公幼年即位專以兵權授之慶父歲月既久威行中外其流至此故於餘丘法不當書而聖人特書慶父帥師以志得兵之始而卒書公薨子般卒慶父如齊以見其出入自如無敢討之者以示後世其垂戒之義明且遠矣

集說 陸氏淳曰淳聞於師曰齊為伯主而不能討又許其來惡可知也 劉氏敞曰杜云慶父殺子般懼而適齊欲以求援時無君假赴告之禮而行非也傳云成季奔陳立閔公然則立閔公者必慶父也慶父雖殺子般未敢便取其國利閔公之幼而立焉其如齊者眞告立君也又何假矣若慶父自見無君假赴告而出欲以求援春秋當微著其罪不當徇賊子之志書如齊也又魯既無君慶父託事而出非公

命審矣以左氏例考之非公命應不書書之應去其族不得一無所貶也又曰穀梁曰奔也其曰如何也諱莫如深深則隱苟有所見莫如深也非也閔公不書即位足以起子般之弑爾不足以見慶父之賊也春秋記諸侯大夫之奔甚多不必皆弑君也書慶父奔亦何不可哉且慶父親弑其君此魯國人人之讎奈何反掩匿蔽覆不明白其奔使弑君之賊不見乎又文十八年十月子赤卒其下則季孫行父如齊子赤卒不日亦有所見也若以慶父之例推之則行父亦弑子赤者耶何謂書如齊　王氏葆曰內大夫以君命適他國皆書如慶父弑子般而出春秋書之無異辭者既書子般卒則知無君命矣慶父專兵日久上下畏之宜其出入自如而莫敢誰何也　張氏洽曰慶父自莊公即位已專兵柄而莊公昏庸耽樂不卹國事致慶父肆行姦究陰為他日取國之計觀莊公與叔牙問荅之辭使非季子應時誅之則般不復

得立矣今般雖弒而尚未能取國非特季子之黨未順亦見魯俗秉禮人心未盡從也故因閔公之立告於伯主以為自託之計齊桓以方伯自任與魯為鄰且親豈不知慶父為弒君之賊容其來使使之復歸以遺魯國之後禍即此已見其無討賊之實意而有取魯之私心春秋書慶父如齊著莊公不君養成其惡使得以出入自如而齊桓失方伯連率之職也呂氏大圭曰先書公子牙卒繼書公薨書子般卒下書公子慶父如齊未二年又書公薨夫人姜氏孫于邾公子慶父奔莒則慶父之罪亦不可掩矣其書曰孫曰奔者蓋其罪已著内不容於國人而懼罪以出是魯猶有臣子也其直書曰如者蓋其專權恣横出入自如而莫之制是魯無有討賊之人也然則微而顯矣　李氏廉曰經書内臣如齊不以他故者二十始於此

案左傳稱十月已未共仲使圉人犖賊子般於黨氏成季奔陳立閔公先云成季奔而後云立閔公明閔之立慶父立之也左傳稱閔公哀姜之娣叔姜之子杜氏謂年始八歲葢慶父雖弑君未敢遽自立先取其黨之幼者立焉而徐圖篡置故以君命告即位於齊因結齊援經乃據實書之曰如齊爾穀梁謂實奔而諱之杜氏謂無君而假赴告以行皆不足據劉氏敞駁之是也胡傳謂莊公以兵權授慶父以致威行中外出入自如其說亦通惟以為宜書出奔則承訛襲舛習而不察耳張氏洽集注於情事甚合

狄伐邢

杜氏預曰邢姬姓周公之後　張氏洽曰狄北

集說狄前此雖未見於經然自伐邢而滅衛三年之間塗炭兩國首以

伐書著其强也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卷十